

校
刪
華
海
師
全
王
乾

古
320.4
7261
v. 1



古
 청구번호 181.1320.1 등 록 번호 132974
 72618 v.1

저자명 姜永直 編
 서명 刪枝華海經全

소속	이름	대출일	반납 예정일	반납은

請番 132974 登番
 求號 錄號

著者

書名

國會圖書館

誤正表

品名	張數	行數	字數	誤	正
備耗	八	二十一	五	眞	直
家範	二十一	十二	二十七	誠	誠
笏書	二十九	十一	二十一	又	又
諸子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六	而理	理而
後學	四十二	七	三	疎	疏

181.1
3258
v1
副校 華海師全序

道出於天而待人以行。故凡人國必有聖賢作而有道統之傳。中國則自
羲黃堯舜。至孔孟周程朱是也。惟我東雖褊小。素稱禮義。則亦豈無聖賢
之作哉。檀箕以降。必有聖賢繼作。以道統授受焉。爾而數千年寥寥無聞
者。以文獻無徵故也。如薛弘儒。崔文憲。金文安。安文成。禹文僖諸賢。始著
于史。而惟設校倡學之功而已。其學問真論。道德旨訣。不少概見。以仲夫
遍照之禍。甚於秦之坑焚故也。吁。尙何言哉。幸我朝鮮諸賢輩出。文物彬
彬。庶不愧於中國。而以圃隱爲道學之祖。然文籍盡燒於亂賊之火。僅存
詩句與建學立廟之制。而道學淵源。都不可考。惟善竹橋血著其貞忠大
節而已。以何至德大道。越海接乎子朱子之統哉。恨未聞圃翁當日橫豎
當理之說矣。去年春永直南遊江湖。至群山。偶得華海師全於田舍敗篋
間。卽不諛齋申先生遺蹟也。睜然而驚。釋然而喜。遂抱書入明月山中。盥

讀數日始知先生爲易翁之門人。圃牧諸賢之師而圃翁之學果得其宗焉。嗚呼先生殆近生知。幼稱顏子而及賓師于三國也。其言王道似孟子。其斥佛法似昌黎而其有功於斯文不徒尊孟子止黜享信朱子禁改註。其理氣心性誠敬妙與迹之說反覆丁寧擴前人所未擴可謂燭幽之鑑。指南之車足以紹往而牖來則非直爲薛崔金安禹諸賢之世嫡恐亦有以接乎孔孟周程朱之統矣。於是始知我東亦有文獻可徵者存而可與論道統之傳矣。然先生以前如先生之賢者未知幾何人而名湮沒而不稱也。嘻噫悲夫我東文運之否也。然則我東人士之於此書固當尊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而但是書也。雖圃翁之傳諸耘谷而耘谷與伏厓編輯。然當時諸門人以時事孔棘。遑遑走筆不暇討論潤澤。故備耗家範。笏書以外諸篇。非但有豕亥之誤。句讀有古今之異。間或憂憂難見本旨。且先生孫曾及門人麗季之禍。實無與於先生則諸篇諱史不容不刪。故永直。

不揆僭越。以膚淺之見。更定序列。而備耗。乃先生手筆也。故揭諸書首家。範雖非手筆。而乃就質。先生則無異乎手筆也。笏書亦雖非手筆。而引用先生之說多。况簡齋先生。克承先生道學之統。而繼述其志事。則豈可以非其手筆。而忽之哉。所以二篇居備耗之次矣。三國問對。其體例自別。而乃門人所記。諸子問答。出處等篇。亦皆門人之所記。則較諸手筆。輕重差殊。故臚列於笏書之下。而以東方淵源錄終焉。以示道統之有自來。而其校讎之役。則與前進士宋柔卿。就其門人所錄。謹加梳洗。刪繁就簡。而要。不失本旨。庶不見誚於百世。具眼耶。期使讀者。不以辭害義而已。且於末編。續我後學之贊辭。撰述與原篇。諸子贊辭。諸子叙述。對立而并行。以古今公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罔非所以發揮先生之德於五百餘禩之後者也。嗟呼。此書深藏於元范孔三家。而粵在庚申。栗里祠諸儒。發稿印行於世。此吾儒門之幸也。其非天眷我東。將有以大開奎文。晟運群哲。

作興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耶。惟我學者。篤信此書。以爲入道之門。而居作座銘。行作袖珍。玩索理氣之奧。踐履誠敬之工。而求仁而得仁。則學問心法。奚須於中國哉。中國自朱夫子以後。徃徃非無賢哲。而大抵非詞章之習。則乃陸王之學也。其尊信程朱。體用庸學。而醇乎醇。如吾先生者。誰何。先生既有以接夫子朱子之統。則可謂吾道東矣。國朝諸賢。以文獻不出。雖不識有先生。而蓋麗季之興學制禮。皆出於先生之門庭矣。國朝。但因其成法。而造士化俗。則孰非蒙先生之統者哉。吁。今東氛西禩。六經掃地。墜緒茫茫。欲尋墜緒。必學先生。欲學先生。必讀是書。嗚呼。是書之晦而復顯。殆天所以相斯文也歟。

先生歿後五百五十五年壬申臨月甲子晉山姜永直敬一序

東方道統圖

檀君

箕子

冰雪齋薛弘儒侯聰

放晦齋崔文憲公冲

金文安公良鑑

晦軒安文成公略易東禹文僖公傳不諛齋申文貞公賢簡齋申文暄公用義

圃隱鄭文忠公夢周

牧隱李文靖公稿

右一從東方斯文淵源錄作道統圖而皆諸賢之定論也。後學何敢容喙。但淵源錄脫簡齋申文暄公何也。范伏厓以爲諛簡父子不分各部而附於話東記云。則今淵源錄雖無簡齋而實有簡齋也。故今於此圖直書簡齋於不諛齋下而圃牧次之。覽者詳之。吁。圃牧門庭必有嫡傳而世革書殘未著其人可勝嘆哉。入我國朝群賢輩出有以接乎諛簡圃牧之墜緒而誰敢序次以續此圖。惟俟後之君子云爾。

不諛齋申先生世系圖

始祖申崇謙 — 子甫藏 — 子弘尙 — 子晟 — 子勁 — 子愈毗

高麗太師
壯節公

壁上
功臣

開國公

文元公

文正公

承旨
同正

子命夫

直長
同正

子應時

敬德公

子櫟厦

子棟宇

子令材

大直

子

禔

邱中

子

衍

文章公

子仲明

貞敏公元

配貞淑夫

人金氏亞

配淑烈大

夫人陳氏

子仲立

子

謂第三

休默子

金氏出

子君平

第四

无悶子

金氏出

子

賢第一

即先生陳

氏出字信

敬號雲月

齋遺士明

子用義

即簡齋先

生初名冕

字士義又

號皆命齋

子伯清

矢直齋

子得清

子

藝

子永錫

子用極

子一源

子淑

子仲周

太祖賜字
浩仁號不
諛齋諡文
貞
配三韓國
雞林府端
貞大夫人
金氏慕遼
東文會山
禮葬同封

同平章事
有明吏部
尙書諡文
暄一日宣
慕文貞先
生墓前麓
子坐原

理猷軒

純斌齋

戀南齋

子商
子成暮

易隱

子自嶽
子理孫

典理令

文科
直長

子遂孫

孝行
恭奉

子自誠
子碩孫

海隅
遺士

正郎

子碩齡

子
諱第二

省齋陳氏出

嗚呼。此不諛齋先生世系圖也。遠祖守忠。以薛子門人奉聖像來。始置太學。而壯節公之衣帶詩。開國公之立箕子祠。文元公之立養賢庫。文正公之分七齋。皆所以尊聖衛道。而先生乃克繩先武。屹然爲道學之祖。豈非芝泉之有根源者耶。休。悶。省。簡。易。矢。理。斌。諸。賢。皆。克。紹。學。問。而。且。一。門。節。義。何。莫。非。先。生。之。遺。風。耶。真。可。謂。一。國。正。氣。萃。于。申。門。者。也。謹。考。師。全。及。世。譜。作。圖。弁。卷。以。闡。先。生。之。名。於。五。百。餘。年。泯。滅。之。後。俾。後。學。有。所。興。感。焉。

副校 華海師全目錄

卷之一

備耗

箴家範

簡齋笏書

卷之二

本朝奏對

元主問答

明朝聘問

諸子問答

卷之三

出處大畧



跋尾

師全繼辭

諸子贊辭

諸子叙述

附 東方斯文淵源錄

卷之四

附錄

後學贊辭

後學撰述

刪校

華海師全目錄

副校 華海師全卷之一

備耗

裁編上下二部而
中間有問答一部

易東先生以六籍文章。宋群賢博輯。盡屬之曰子輯。誠敬所以然之妙。與迹。裁編一度。備惠老朽之耗忘。賢曰此非小子敢自讚私。豈敢辭。即編納儒先誠敬說。人事所然之妙。

夫堯舜之前。惟人尙太古也。上不言而自執于中。故無言。至堯舜時。人心淳降昏漸。欲明於矯巧役才。不言則道難齊。故堯特以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使舜言以率天下而明之。使天下易知自一也。至舜傳禹。加以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八字者。不益加勉誠敬於前人。則難於見其微。安其危。故使禹欲加勉益詳而率天下。易致知于明。此外更無餘加矣。後至于商于周。無非以是建中建極而亦爲相傳之道。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而修之爲教。以率天下。降世則修道爲教。世率者寥寥無聞而倒夜矣。天乃縱尼聖。

立功於世教者。賢於堯舜。故堯舜之道。不墜昏衢。而七十子。斯其盛矣。傳得大一統者。顏曾思孟。而孟沒。無得傳。因致混沌。天運復于大宋。閩洛群哲盛焉。而五賢卓承其大統。詔明於後者。皆以堯舜之言爲本。由來而已。則夫吾道者。斯言外。更無他言。而曰精曰一。是誠之明。敬之直也。曰微曰危。是心妙之幾。機不測。神活變化。括樞也。若毫失誠。精敬一。則其幾微之微妙。益微而不見。危殆之危妙。益危而不安。易陷於陷。易亡於亡。故大學中庸。提綴上下。群類相與。獲信親順之道。明德新民之矩。總繼於誠。是故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且其曰明明德於天下。其曰止於至善。其爲本始之工。蓋自誠而已。夫誠者。天之道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誠則明矣。朱子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亦天之道也。德

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

曰誠之者。人之道也。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朱子曰。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

故曰自明誠。謂之教。明則誠矣。朱子曰。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

是以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朱子曰。此誠之之目。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故曰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百倍千倍於人之功者。蓋文體然也。豈有定限其實欲倍之功。常不限量。朱子曰。君子之學。不爲則己。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

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無息不己誠也。以至誠不己妙也。

朱子曰。君子之學。不爲則己。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

是以曰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朱子曰。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故以言其次於生知以下所進。欲明丁寧的致之極效。因之維何。

曰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朱子曰。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是故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

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生而知。學而知。困而知。及其知。一也。安而行。利而行。勉強而行。及其成功。一也。程子謂知仁勇曰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朱子謂行之一者曰一則誠而已矣。夫程子云則三者都是誠。朱子云則行之一者。誠之行去。盡於誠而統道與德。萬殊一貫也。及知之一。成功之一者。乃是功效而極其誠。以爲至誠之誠也。至哉。誠之爲道也歟。天下之有物有則。以誠而已而無不極。

故曰惟天下至誠。盡其性。盡其性則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贊天地化育。與天地參矣。朱子曰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盡之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與天地并立而爲三。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大矣哉。斯誠之爲極致也歟。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興亡禎妖。必先知。

之。故曰至誠如神。故曰誠者自成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故曰誠無息久。徵。悠遠。故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配地高也明也。配天悠也久也。無彊成物。故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故曰生物不測。朱子曰。聖人與天地同體。與天地同用。是故曰君子誠之爲貴。然則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是矣。我心底性之爲德者。是誠之所妙者歟。信之理也。誠者也。孟子明之。明以此心之理曰四德。此德之緒曰四端也者。何莫由誠而擴充。至此。何莫繫覆焉。何莫載興生殖焉。何莫非由斯道也。此雖只因誠之所就。何莫由敬中來者也哉。所以成性所誠之妙者。一是以心內之敬而誠爲理。敬爲德。理而德。德而體。體而用。正。故雖不能盡提自堯舜精一執中之訓。先儒曰敬曰一。然大綱舉而畧竊附釋意。成章以質之。伏惟何如。

子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無非僻之干矣。朱子曰。整齊嚴肅。以容貌言。朱子以容貌言者。存諸中者。發於

外也是。都是以涵養之工。言而亘一內外。感應遂通而爲睟盎者然也。夫爲工底。有相與之來。則應自外而感內。理發於內而通外。應著此有形。來格容貌。感中而著立。故容貌整齊嚴肅。一而無干者也。是齊肅之正。雖由心亘形。自從形感亘心。定于一而無是干。且有自思之覺。則思自內而形外。理著於外而應內自立。是穎悟靈臺。見外而著著。其所以內者。容貌齊肅亦是也。是云立內。心體惟一而無干。非僻之謂也。有獨判時。內外感通交際。機括雖殊。其在運動。雖由從心亘形。還從形亘心。定于一而無是干。則同而曰從心亘形。從形亘心云者。似有斷續之意。然只是文體然也。非有間斷復續之謂也。蓋感應照妙。都是如鏡之照應。從心活物之運定。是其貫通如此。是敬便直內。義便方外然也。故且學者平常。蓋自致修涉。敬立內外。立工涵養者。皆都亦若是。朱子之言是也。

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也。此心之理。自虛

明之妙。故心常神靈活潑。不昏昧而智慧也。聰悟也。達而無惑者。法者。賢者。心常惕勵而惺惺之也。齊肅之妙。是也。朱子曰。燦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卽是矣。

尹氏曰。敬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謂。又曰。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觀程子謝氏尹氏數說。足以知其用力之方矣。或問三先生言敬之異。曰。譬如此室。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至此則三方入處。皆在其中矣。曰。然。眞氏曰。持敬之道。當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焉。然後內外交養之功。始備。

蔡氏曰。嘗卽其本源而深思之。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無事時。此心湛然常存。此靜而主一者也。有事時。心應此事。更不雜以他事。此動而主一者也。靜而主一。卽中者。天下之大本。動而主一。卽和者。天下之達道。

周子曰一者無欲。程子曰涵養吾一。朱子曰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蔡氏曰若玩周程朱之一則靜之主一。其太極之境界歟。釋義曰蔡氏始以動靜言之。至周子曰一者無欲以後則歸屬靜一邊而結之以太極境界。是夫以三先生之言。蔡氏以太極境界決之。釋義亦云而已。更不補之。然今竊究三先生之言。欲言敬理之極。故云如是而其妙。如太極境界則便是至靜太虛如也。是以蔡氏決以太極境界而屬之靜。是也。且蔡氏之該動靜以言者。欲言其敬理之德。故云然也。欲致敬工者。當就工於蔡氏所謂是敬。包該動靜而主一。精熟於中和之德。然後可以究其理之極。以致至靜太虛如也。而太極境界之妙。是矣。至此則雖有判動運化之妙。至靜則至靜太極而無極。何以境界。然則無窮者。極矣。豈可躡等而復有求妙狀言者哉。故不自畫。不自聖者。皆敬底理做去也。如此者。能知之矣。

有問曰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如何。程子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

唯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矣。朱子曰。敬以直內。最是緊功工夫。又曰。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又曰。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是諸先師訓。雖只因敬之所就說。何莫斯由體誠之德者哉。故雖曰誠曰敬。就字言論則異。然敬非誠。無持久之效。誠非敬。無提撕之功。故效者。敬之所以以誠。著其德之成者。以義也。功者。誠之所以以敬。實其理之立者。以信也。何者。誠爲心之理。性之本然之妙也。實之信然也。敬爲心之德。性之本然之則也。誠之義方也。是以誠者。敬之理之。以信也。敬者。誠之體之。以義也。故非誠。無敬之方。非敬。無誠之實。由是誠非敬。則非誠而妄也。敬非誠。則非敬而惑矣。妄則不擇而無決。知之明也。悖理之故也。惑則不養而無中正主一也。錯體之故矣。推此究之。諸先輩以文字所著。雖殊。是一出之正體。斯其定之矣。究其所定。無非是一原之理。妙而義在恁地底。同

馳一矩。由是敬集諸先進各言敬說。推其所言之各殊而究斯理之一同。合爲一部體理而又欲竊附微意於左。是各其言敬。一言蔽之曰理則一是誠而已。故曰誠則敬之實也。本以始終德也。敬則誠之體也。矩而達和道云而以此質焉。如何。此以下問答

先生問誠敬。若君言生知之聖。天道也。自生知以下。由學問而至。人道也。然則誠於天人也。道皆同。敬於人道也。當行所由則然矣。於天道以何指的底敬體歟。且觀於聖聖之廣大。至誠之爲道也。自有主焉。但自是純而不已無息。眞實無妄而化之而已。非有爲而化則是爲妙而不以勉強加之。是天道也。聖也。至於敬之於天道。奚以的然致之。之有言歟。更詳之。以釋老朽之曾惑焉。君曰。既有微意在左。幸速細悉也。賢曰。夫所以純而不已無息。眞實無妄者。誠也。純而不已無息。眞實無妄之者。敬也。故道之流行而化之之妙。是誠而然而道之流行而化之之著。是敬之體也。於斯究

諸天不言而化之底。誠之妙也。不言而化之體。實敬之著也。若以天道不可以名言則誠與敬。摠豈可以名言乎哉。却言誠則敬在誠理底而爲之誠體。故於其機之造跡。想像於聖聖之所以爲聖之德之底。亦誠之妙也。所以爲聖之德之體。實亦敬之著。是以由乎人者而合於天者爲聖。故人道之峻極廣大。無語而憲章。無爲而威儀。純而無息。無妄而眞實之妙。存中發外。爲聖而憲章威儀。致高以峻極。致遠以廣大。純而無息。無妄而眞實之則。則于天者。故誠哉誠乎。理之妙也。敬哉敬乎。德之極也。其爲極也。惺惺如也。而涵養化之之妙。誠而已矣。然其爲機。立氣像。無非是敬之體。妙然也。天與聖之爲道也。何莫是敬。是以曰主一。曰無欲。曰湛然。曰涵養。是天與聖之敬。學之者則皆人道也。賢者之事也。希聖而希天者也。惟在太極境界者。是明章天道處。言的知底而合人道也。

問謝氏言敬是常惺惺法。是似全指人道而終因周程朱訓。却是合言天

人是惺惺之在天則難言然耶。賢曰惺惺是昭昭而却不是昏昧也。故曰言惺惺。天與聖之敬。言惺惺之法者則賢者之敬也。

問天與人。聖與賢。爲誠之工。有淺深之殊。所以然底事。細詳明辨。以致老眼。幸減老朽精耗之惱。賢不敢辭避。退席裁編。

謹按蓋理一而無窮之者。是氣也。各受稟質之人材於氣局進就之處。雖

從此直正。直平立正形人之一路而去。然品第層數。有好樂之殊。且有迷違行

恠之別於眞僞致達之境界。等分類萬不同。或邇或遠。或下或高。或過不

及。中不中。階級而違逆分歧者。亦衆焉。在誠者。天之道也。不加毫末。以性

而自誠明。而萬善足焉。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自成其物。而一是貫之。是

生知之聖也。天道是也。其次致曲。而朱子曰。其次通大賢以下。是生知以

下而言。又曰。曲一偏也。是夫一者非主一之謂也。偏者非偏僻所惑之偏

也。力切於所主全一之謂也。是曲盡之也。誠之者而人道是也。曲盡從成

於誠之者。至誠從。遂於曲盡之者。是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化則至誠。皆是等級之所以進者。千節萬疊而至其至。則通大賢以下而總舉然矣。即人道而天道者也。生知者。本然而安行。學知者。固執而利行。自自成之所以已然者。進就之所以將然者。均蓋知之盡而致之極之底。淺深之殊。無非是誠也。

問章註曰。其次致曲。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各造其極也。子之語其偏。似異之。何。贇曰。是斯旨也。一理無窮。而天下萬事。有萬不同。執兩端而擇乎中庸以進。故曰。必自善端而推致造極也。豈非功力所主。勇而全一之謂也。此主者。所以執兩端擇中。一正件事物而主之謂也。即朱子所謂自善端發見之偏。此全一之者。推致之。各造其極底實也。

又曰。朱子言發見而君則言所主。以愚見。發見似善端初頭味。所主似善端已擇底味。不可無疑於其間。贇曰。朱子既以必自二字。着於善端上。則

主。故特曰必自也。發見則理也。蓋子程子所謂始一理而中散爲萬事。未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者也。是以理一而事萬。善端彌萬有萬。而欲言事事上善端之發見。故斯曰發見。蓋泛言不可謂一事以言。可見各造其極之各字。其字則知矣。然則且發見者。摠凡事之理。見善端是也。故曰善端之發見。即是執兩端擇中也。其曰偏者。即是全一致曲也。其曰必自者。卽是所主全一之謂也。而各事之理。欲使各造其極之謂。而是其所主。故必自之也。必自。故主全而一。則偏。偏則一。奚有異意。然蓋嘗論之。實一而似有異意者。朱子之言必自者。蓋從泛言而由之。故敬雖在那底。不顯跡。小子之言所主全一者。蓋推妙言之。故該包而顯跡。此則同而似有異。然其實一也。

又謂子之前言心之理。性也。心之德。誠敬而誠敬。卽此心所以虛明神靈。不自礙滯之理。而理之妙也。實也。蓋心虛靈活物。樞機之器。而性情思語。

皆心之事也。此身百體爲心之屋子而亦爲心之事。心亦爲體之事者。體爲心之事者。理也。德而君子由之爲道也。心爲體之事者。氣也。悖而常人由之爲道。是故君子思事只在誠敬。今又曰思事只在誠敬。是老朽所以幸自得聞。不勞致知積力。大惠然。子旣言誠敬。是性分上而此心所固有之所以妙。所以實者則不別賢愚。皆有是性也。在下愚亦有誠敬而不爲君子。寧不恨哉。明言其故。使自暴棄者。易爲覺知其爲然。或有反之者。豈不幸哉。

贗曰於物之間。人旣得最純秀者。理氣故其爲形也。頭像天而圓。足像地而方。平正眞立。以人稟而與橫生之禽獸。逆生之草木。卓別則雖在下愚。豈無性有是性。則有是心。然則豈曰無此誠敬乎哉。夫理則一而以稟以形者。氣也。而虛則底理。靈則底氣。而虛故實矣。所以實者。性也。靈故神矣。所以神者。心也。亦曰虛靈兩所然。致一器同化妙。爲耿光底。是心而賦明。

命之德爲虛明之妙。同一器者也。然則心者理氣之合而理所以然之本。然而當然之妙也。氣所能爲之勢而著勢之實也。是既然則理。但是物所然之妙。故理不有爲也。理有而氣實之。氣能是物所形之實。故氣方有爲。氣有而理著之。然則理之變。卽氣之有化有變故也。是以究諸天地。太極肇判。理有而爲氣之妙。氣有而爲理之實。流行無息。化生萬物者。是名陰陽五行。爲之玄機。活潑飛揚。上下升降。錯綜虛實者。有清濁粹駁之化而殊之。各實其質。其爲器者。變化隨異。有萬不同。故稟以實之於人。而其質也。亦有萬不同。則下愚之生。亦若無爲。是人之氣也。則安得爲人之理。而爲人也。然則氣既有質。人之氣而理既有爲。人之理。故氣有實人之體。而理爲以人。以妙矣。夫是氣纔得以質人之實。而形人。然未得其清粹之全。然者。故其生也。爲下愚。與明哲異者。惟是氣之所拘者然矣。豈謂異性。既是一性。則豈無性之妙。與實之者耶。若無心。則亦無是性也。既失其妙。安

有實之者也。故君子操存是心而知是性之涵養而盡之。蓋言理既非有爲有化之勢而只爲所然之妙。氣既有有爲有化之勢而活潑神運。爲所實之靈。故理無變而氣有變。然氣變而理變者。爲形人氣局者之心。故有賢愚之分。是以生生之人。有明有愚。生知自聖也。學知有賢有聖也。若語其所甚者。謂之下愚不移。則纔得質人之氣而所以賦形人之理。得此形爲此人。則或可謂無是賢聖人誠敬者之明而常拘氣私悖理。然豈全是無爲人之誠敬。朝廷之於衮前。士者之於嚴師。祭祀之於宗廟山川。細民之於官守。兵軍之於將帥。皆可見其理者。如見孺子八井然也。上以推己而風之。動以薰化。使人感發興起。則理見之時之心。愚不常自晦矣。以是心覺發以耻而自反。以悔而自省。自推自直於興起教化中。則亦皆可以變化其氣質。然則氣局雖有下愚之迷。受其性命之理。直則豈有下愚之昏。蓋理無變。故性無變而氣變。故理塞錯熾而爲昏愚。是所以爲氣質之

性也。是所以性拘氣局而有變異不一之名。氣能是惟變惟化者。故雖下愚亦可以變化其氣質之不美。可以清可以粹而性得其復。以反乎天而理之者矣。

張子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此所以天地氣之教者也。故又曰。遊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所以君子率性修道而爲教者焉。

叔程子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故張子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閉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

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又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故易傳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又曰。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而不信。自棄者。絕之而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暴自棄者。非必皆昏愚也。徃徃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旣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大抵人之所以爲人也。歟。天地之儲精曰人。不可以

不知其吉凶也。不可以不知其始終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故孔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張子曰：鬼神造化之跡。又曰：二氣之良能。

是以孔子曰：有繼善。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無欲故靜

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莫非天也。陽

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陰濁勝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明陽

理勝
順而

心統性情者也。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
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
子謂盡心知性則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程子川伊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事惟觀其

所見如何耳。張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
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故程子
曰。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
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是以伯程子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天。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着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又曰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叔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



朱子曰天之生民各與以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心之德。愛之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心之制事之宜。禮則是箇恭敬擗節底道理。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補之者曰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亦曰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之體用也。於是盡心盡性之道明矣。

又曰自聖學不傳。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工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無以逮乎古人。後之論朱子訓後之學者。以爲開來之指南。曰朱子論學。必以復性初爲綱領要歸。論語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曰明善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大學書首釋明明德。亦曰遂明之。以復其初。序文。

又曰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曰教之以復其初。凡四致意焉。聖人盡性盡其本全者也。學者復其性而後能全也。欲知性之所有在格物致知。欲復全其性之所有在誠意正心修身。以力於行而已。

然則夫學所以知也。工所以勇也。在乎好而悅。以及乎安而樂。以至乎自然也。在不欲知而不知。知而退。下愚不移也。不足與議也。

箴家範

休默子

諱

无悶子

君

與姪簡齋

義用

作箴家範自相校正。以質先生。

夫清粹之氣。純然渾溫而直順。故聖人亦縱有耳目口鼻四者而應事物。與人同。然獨胡以無非是道也。合於天道何者。

張子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此張子說天之道而其道也。誠而

己

其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蓋此云大義者。謂是教而葉氏曰萬變不窮。皆道體之流行。故曰無非至教。此天之事而誠之化也。

周子太極圖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此天之化而賦與于人。人之得于生而有形局之事矣。故朱子曰。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交運成質。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曰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也。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圖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此聖人踐受形之正因其所生之理而不違有此立人之德焉者曰極斯只是不違人之常事

故朱子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虧焉則

欲動情勝而利害相攻者於是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

兼動利也

道者誠之元亨者也

而天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酌事物之變而一

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此朱子於動靜全太極道處曰全夫太極之道而無虧焉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定矣是善固性也惡亦性者然矣蓋程子所謂以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

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是氣稟有然也。夫氣質之性。君子有不性。是兩先生因一本而分別。有二意於此。張子以氣拘之喻。而程子則以生之喻。亦當其云也。其所謂君子不性。大抵皆同聖愚。莫不有是性。性本然有是形。氣質則可恃者本然。不可恃者生。故人不可不究其微。察其危於我生器局之中。而省擇以遵者。是爾。是以聖人。不免乎定之。以中正仁義。全動靜之德。而常主本於靜。以進乎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不違。况學而進者乎。故聖不可不以形謙。賢不可不以愚懼。愚不可不以不聖。甚恐甚憂。猛勵極勇。而求進。何者。

蓋天命于道也。其爲氣。浮而上者。陽之清而神也。降而下者。陰之濁而形也。則陰陽上下。虛上清而交陽之神。發實下濁而凝陰之形。生其所然之妙。所乘之機。形而上以道之形。而下以器之者。故天命流行。經緯錯綜。而生成質。惟物也。如斯盛。惟人也。如斯衆。聖則雖是天地儲精。五行之秀。

而秀者之爲人中。又得最秀而全稟清粹者。然亦不無稟得降而下者之陰也。無是陰。不能成器。體之質。夫質之成器。是體。何所有異別於人之體段乎。

既夫游氣錯綜。合以成質。而是人物之萬殊也。陰陽之交錯循環。既如是。天地之至教。既如是。則人於是也。當聖之生知者。雖稟得之才。全是清粹。然既其所以爲形器。體狀。則不得無爲二五流行錯綜。降而下者之陰之濁底而成質以形。故朱子所謂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者。是耳目口鼻四者也。既有是四者。則似不可無是四者之欲。而無是欲者。何者。

生知者。便生也。便知有是天理。纔知有是理。則便尊德性。德性者。天命純善之理。而無毫末之私也。纔知尊德性。則便道問學。問學者。如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也。而且。有有道底。就求益明。

此孔子如以爲老子世爲周掌典籍文事故欲就叩

之所考而老子佛則止者是也

然則聖人既得其稟且格物致知極高明致廣大故知天而上律天時時中而下襲水土顏子愚而好學夙詣于極曾子魯而得達唯于一貫格物致知極明致大之功夫如斯而博約省克涵養純一之程夫如斯大哉功其夫何如哉

故知理心而用由進致勇極而擴充去則耳目口鼻四者之爲職不敢萌異而一於理心之所主是無非道也是故學聖者與聖者安且成而自然者也則人之天也

是以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焉者位焉乎中之體仁義而已故大人之居純誠不已而其爲氣浩然周流不窮主一乎靜而靜具動動具靜動若不動而立人之極如天之默運而已何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神之相違哉

然哉究其定字趣味無窮雖曰生知之聖生也便知是天理者自然者也便尊德性者定吾知者也定吾知而道問學定其正而祖述憲章于中者

也。然則定之一字旨淵然深默。涵定知之源。極定規之趣。體定立而積功。勇屹若泰岳之峙于中。學以致定者。道問學先之人。若趣味是定字。凡士可以希賢而賢。賢可以希聖而聖。聖可以希天而天。故曰聖人。然曰生知。曰學知。曰困知。及其知之。一也。曰安行。曰利行。曰勉行。及其成功。一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聖人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子朱子曰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子曾子述夫子之言曰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國。欲治國者。先齊家。欲齊家者。先修身。欲修身者。先正心。欲正心者。先誠意。欲誠意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道之在事物。即推吾心之理而致吾知也。知者是吾性分之別。是非底理之智也。無非吾率性之道。則事物之理。與在吾之理。非二也。皆吾率性之道。而致吾知於吾當知。爲道于事物之理。以爲事業者也。噫。以在己之道。厭其卑近而反務高遠。

而不自知。謂其迂遠而以身常當行自盡者。反不欲致知。嗟嗟吾率性之道歟。察之昧矣。心之不明而道之不行也。久矣。

嗟乎。物之生莫不以太極之道而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行相承而陰陽五行交運成質。人之所稟。一般是獨得其秀而其心爲最靈。有以不失夫天理之全而爲是性之全德。以爲天地之心。地人爲心天而爲人自有之太極。

噫。是生也。至大至正。獨得五常之全性而有此五性之全心。具動靜之妙。與天無異。及其感物而動。常失之於動而陽善陰惡。善惡分。萬事出。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當類分五性之殊。散爲萬事也。蚩蚩而爲惡。

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天地之性存。故氣質性。君子不性。朱子曰。天地之性。指理而言。氣質之性。以理雜氣言。只是性在氣質中。隨氣自爲一性。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則清。以汙器盛則濁。澄治之則

本然之清。未嘗不在。程子曰。性出天。才出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有善。有不善。性無不善。

大哉。聖與天乎。聖人雖衆而千萬。聖形異而心同心。一而道同。道一而一規。所以異者。隨時而損益文章而已。然其趣常一也。易地一然之天。故惟天。太古之天。卽今之天。東南之天。卽西北之天。是一張形普覆之而已。而所以爲天也。故古今四方。惟一天理氣之妙。而所以異者。星躔方名之度而已。所以變者。隨時之盛衰。而移于變遷。所以時之化物之異同。而物之者。故其理一矣。而變處亦一然也。然見其著形。而謂其異者。是矣。

凡衆人。惟衆而衆也。古今四方。非若一天之妙。所以然於一理之化。而氣類之各形異質。億萬人之才。惟億萬才也。是以億萬人之心。惟億萬心也。是故聖與天。有善而無惡。無是厚薄者。聖則則天。而天則配聖。故也。何者。聖人之於惡。諸人而刑正者。因人之自有其惡。自刑而當正之者。惡以刑。



正之。此人自刑惡厥躬而非聖人之刑惡也。如天之於物。生生至德。無厚薄而在物。自有厚薄處而厚薄之也。此物之處自厚自薄也。非天之厚薄而見其見於事狀。著於物狀。然後人曰聖人爲之乎。惟天爲之乎。然實非聖與天爲之也。皆自孽也。噫。喻聖人之心於天而論其所同。言于天道之事。何者是底。惟是天。古今四方。惟是一天。故理一而已。而氣發而氣類之。于於時於物。同以同異。以異福以福。禍以禍。生生栽培傾覆。本一原之元。貞反復而已。可以清則清。濁則濁。可以粹則粹。駁則駁。明暗通塞。偏正厚薄。無非是天之然於類物者也。禍福栽培傾覆。亦無非是天之然於應物者而類之類也。時之時也。處之處也。應見而在物者。雖似錯而惡也。其實應其事應而已。誠非惡而惟善而已。無非是公也。中也。此在天。天道也。在人。聖道也。賢者可希以所進也。

衆人。即氣類之所異而惟衆。故才隨以殊。從其心之存舍公私底而感發。

惟衆各自隨才而爲餒濁也。駁也暗也塞也偏也薄也。故惡之爲惡始在衆人而乃爲惡。然旣得稟以人之氣則同而以質人而生。故天地之性全純而在氣質之中。是謂理通氣局中。全是人之所以生而爲人之心者也。是旣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爲是。人之心則斯其爲神靈活物。爲人之極。

大矣哉。人旣以人降生之理氣超萬物而獨得爲人。則或殊其稟氣之變化各質得以下愚之品。雖異於聖智之大異。然爲人理氣則全以與聖無毫末之殊。故雖稟變化氣數之質。污濁偏駁矣。旣其所以爲人氣底同得極其全。何者。夫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氣能爲而理不能爲。故然矣。然則無是形無是爲而爲有形有爲之妙者。理也。有是形有是爲之化而成爲無形無爲之質者。氣也。若無是爲人之氣則理不能爲人矣。是以凡成人之器氣者。無聖愚而罔不于全。至哉斯人。妙合攸降之理氣。爲斯人。

之心歟。人用其極。無所不用其極。故氣纔聚成形。性爲氣局之所以以之。純正之公者矣。然則以在氣質之性。雖爲性。乃是天命之性。是理雖不離乎氣。亦不雜乎氣也。所覺所見。氣役使役猶也而理主。無非是理發而氣成正也。此發之者。雖氣。然因其所當發之理而發之。故理發而氣聽從而挾和以之。偏駁之異者。雖以因天命之性而爲性。然就氣而爲氣質之性。是理之在乎氣局而亦爲拘於氣局也。所覺所見。理役而氣主。無非是氣發理寓附而晦藏。是蓋當其感應時。主客互位。帥卒相維。反復立體。孰勝孰負。而主使之間。惟微惟危。故人能弘其善道。惺惺自反。天地之性。復全。是以氣質之性。君子不性之也。人生而靜。天地之性也。五性感動。善惡分。萬事出。噫。懼夫欲字之爲意。是情之出而爲意之善惡機底。欲爲之欲也歟。可以察夫感於物而爲性之欲哉。物之一字。其意甚繁。其事甚密。不啻相形之物而未形。而以有事者。亦物也。獨居而自起乎思念者。亦物也。欲之一

字其趣極深。其機極切。欲之方將發。便是私。私念作。便是欲。慾也。此就於私則兼欲爲之之慾也。就於公則非兼慾而但欲爲之欲而已。所畏者。私念作之欲乎。蓋底爲善惡幾焉。是意發底而性發之緒。是情心發之活。是意。情是意之然。意是情之運。情不能有爲而意方能有爲。此有爲者。較計思量也。權度裁擇也。故能檢情。能錯情。是性之感發底情也。心之思裁底意也。故寂然不動則性。感而遂通則情。因所感而紬繹思量。權度裁計者。意。此皆心之事而神發活潑者也。故能是善。能是惡。是幾之爲機也。可不戒懼而自省致誠哉。誠亦性之本而心之事也。意之用也。是都是心底活潑之攸統攸緒。

故君子誠其意。非惺惺。意不誠。意若不誠。惑而心不惺惺。故誠其意。約其情。夫如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亦雖因氣局而發焉。體必以性而其爲發見。無所不中於當然之公。未惺惺則意不誠。情必熾。喜怒哀樂愛

惡欲之情亦雖出性理而發焉。反必梏性而錯熾偏見。無所不偏於不當之欲。

四端之所發。理則四德而情則是四者之端緒。然亦有又加以七情之字目者。蓋理性則是的指難名言。故就情事上亦有此稱目而名言。何者。一陰一陽。本一太極。理氣妙合。生斯烝民。降衷秉彝。賦此懿德。繼善曰性。人我同受。則形而前曰元亨利貞之理。曰二五之氣而已。而形而後曰仁義禮智之性。曰二五之氣。合以精真之妙云。虛靈曰心。而虛底理。靈底氣。故合則心。虛則理之性。然則形之前。却言理。形之後。却言性。却言性則即在形器氣質之局者。言而發之者。雖氣感而遂通之情。因其所當發之理而發。則所當發之理為主。而氣爲之隨。而聽命挾贊。以爲發之。則以所主當發之理言之。故曰理發而氣從焉。理發而氣從。則理是性。性是四德。四德之緒。是四端之情。然則四端之情。在事上亦云四端之情。爲宜矣。若稱四

端之情。却就善一端則在事狀之成情狀情名。名言難的而稱目。故亦云
喜怒等七情之目。以遂事狀之成情狀情名。所以成事物之所以形之氣
之言。合焉而名言者爾。觀於王赫斯怒。一怒安天下。孔子之喜易。孟子之
喜不寐。子路之喜聞過等喜怒云爲上。可知爾。故聖賢之情。七情之目。在
事不在中心。

衆人之情狀在心。故發之者是氣。主之者是氣。而理乘附寓乎氣質之拘。
聽命使役於氣。故七情之目即發之初。體見佩名。由在心內之意焉。然如
見孺子入井等情。則雖下愚皆有斯性之情矣。故學者學以誠之。誠以學
之。進則箇中工夫無所不達。理發此殊四端七情之見學化而有攸

屬推移之妙者。近乎釋氏認理爲氣。認氣爲理。幾味也。其言理曰理。氣曰氣。而所謂分言者。即於彼釋也。真所謂五十步笑百步者矣。

是以君子之進道也。無非是推極吾之欲。其所知於至理之然。欲其實於
道。故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夫欲誠其

意云者。將欲運其意也。以惺惺而誠之也。已矣。是得悟知物之理有。故欲知理之分明而思誠者也。惟體是惺惺者已矣。而惺惺即敬也。

故曰若稽夫道之始之大原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此皆欲知也。誠其意。致知也。誠其意。已得知到理之極處。極致吾之所欲知者。故曰意誠。意誠者。思之得於真實無妄。成其思者曰意誠。意誠常惺惺者而惺惺體也。故誠意而意誠。意誠而誠意。須臾不舍。造次不舍。誠必於是而慥慥者曰意誠。意誠則心正。心已正則身修。身已修則家國天下之爲者。何有乎均齊治平耶。

故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大哉道也。知其所止。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修道之君子。向道而行。從容而恒靜。機利行而至安行。大哉人皆可以爲堯舜。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至哉堯舜。性之者與天同之。不能名言。然自堯

舜之後。文王。周公。孔子。生知也。大禹。顏子。生知之次。湯武。曾閔。思孟。周程。張朱。反之。而其反之也。及其至。惟一也。大哉。惟人之致工。而至成功。惟其自大之夫。

嗟嗟小子。非我多言。惟人之爲如是已矣。賢與聖。可言。愚與不肖。不可言。孝悌也。忠信也。禮義也。廉耻也。維人之八紀。八紀即在己而由己。凡爲日用萬事。極其密。極其博。不過惟公惟正。直是當然而已。而其在方冊。憲章。又布備。要昭詳。非我盡提。就讀窮理。孰非格物。孰非致知。行踐實篤。孰莫身事。以此作箴于家。垂範于行。嗟嗟小子後進。

箴範畢。質于先生。先生曰。謚弟

生即省弟齋先

安不同。此道源之正紀。謚弟

不同。惜哉。惜哉。此何必乎家之小子後進也。家則謙也。

他日。夢周等見之。諸子皆曰。此道之正脈。先生之道。在斯而紹諸家矣。夢周讀訖。安諸几上。獨起再拜曰。箴範何必乎家。于以天下人則之。使

天下幸其述歟。先生聞之曰：好學哉！夢周足可以述者，其惟夢周也歟。昔禹拜昌言，今夢周爲之。

簡齋笏書

洪武癸亥使譯張伯入明聞有此問答求得數語而來甲子。圖隱使明求得此備詳而還。因爲編錄。傳成思齊守之。

趙思慎得抄一本。傳范後春。

洪武壬子正月。簡齋先生陪老先生如明。至遼東。老先生命還未隨而老先生八明。主錢唐家。丁巳。因還歿。而訃聞於明。高皇帝命禮葬于遼東文會山。先生以省楸之不得。頻數爲憂悶。每日於家廟晨朝拜謁。暮昏省定。朔望每向遼東望拜。至慟。雖終闕後。一如初矣。庚申冬。有帝明入送老先生子之詔。至辛酉正月。召起先生於鄉第。封平城府院君。奉使于明。先生以省瑩爲便。爲喜。起就如明。八朝。帝執手賜酒曰：汝是朕師申子之子也。今爵汝。汝仕乎。對曰：臣安敢辭世祿。帝乃授銀青光祿大夫。吏部尙書。大匡華海事。日親密邇。問答瀟瀟。

帝曰先是不諉大老。枉策曰。朕令儒臣欲簡撰經傳註。刪削宋儒之辭繁欠錯。且孟叟書以不以尊君及諫不聽易位。又君爲輕之章類。及如土芥寇讎等說。以問于師。師爲主孟朱言辭甚峻。故恐傷其志。不能強之。以到今日。然意常未然。今見卿學粹容采。必有深陶庭訓矣。更詳之如何。對曰何謂。

帝曰孟氏以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而釋者以謂國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立。而君係於二者存亡。故其輕重如此。然則民貴于君。君賤于民。得非後世篡漸之喻乎。夫天以民與社稷屬之。君則二者係于君之存亡。而臣子當死於諫節。且國破君亡。臣民又爲之死。君義也。孟氏輕君如此。似曉臣下無上之心。朱氏又註以君爲輕。而係之民下。此亦不啓係世之君。或不明爲下者假借重民之喻。以謂君輕而慢上乎。

先生對曰。帝何言哉。惟臣聞于先考堯以世傳之天下。罔傳于子。薦舜於

天丹朱不肖而不能安天下故也。舜立德升聞能安天下故也。天之下有斯民。有斯物。有斯神。故天之所以立君。以保天下之命。以和神人。以育萬物也。君之所以立極。以承上天之所命故也。故堯大憂天下之生民不保。鬼神不享。萬物不育。薦德于天。罔傳其不肖。以安先帝子保之民物也。舜避位。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歸于不德而歸于避。可畏哉。人心之靈乎。下民之勢。至微至賤。其心之靈。危莫高焉。故人心之向背。即天之向背。夫人心之向背。雖是懼虐思安。而天之向背。隨焉。以民之衆也。以君之獨也。且下保於上。而上不保下。故也。人者。天之心也。君者。惟天之命者。故當改置則改置。禹之致位。符舜之致。而啓之係。亦符舜。是以夫子曰。唐虞禪夏殷周。係其義一也。亞聖曰。天與賢則與賢。與子則與子。信矣。聖人之言乎。故天於君位。子不肖則民不歸。子賢則民歸者。民惟天也。不敢拂天故也。可以觀於唐虞之揖禪。夏殷周之傳係。則不啻邦本。乃天元原之大本也。

由此言之。天之所大本者。重乎。天之所命者。重乎。此蓋非以勢言。以理言。帝曰。不云是也。卿之喻。天之所由重也。孟氏之喻。泛論以云。故以爲弊。後世也。對曰。陛下終不欲然乎。臣將以書經。書笏仰達。乃以笏進對。

笏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聰明明畏。不啻君而峻極于天。則豈不貴乎。夏之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雖以勢言之。君貴民賤者。尙可言。以本言之。民貴君輕。分別甚嚴。是自天有則。則孰敢賤大本。貴名位哉。然則可近者。得其親而齊其本也。不可下者。不敢疎而無降殺也。故曰。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召公告成王曰。王其疾敬德。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岳太甲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以貴畏輕。若神之天。究其本。則寧不貴乎君乎。故詩亦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予。其畏也如此。

而預以備于誠。且伊尹作書三篇。以誠太甲。上篇首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邦。中篇首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下篇首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是蓋上以舉上下神祇者。爲其民之爲邦本。與天心而貴之者也。由民祇也。爲其君之爲顧命天吏。而輕於所本。所天者也。由民承也。中以誠相須。相資。而以生以辟者也。語趣亦君不重於民也。下以舉敬仁誠三德于一理也。罔不民懷中。遂成。亦爲重民懷仁而設辭也。且語亡則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邦百姓。萬邦百姓罹其凶害。不忍荼毒。并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噫。是豈不以桀謂之乎。夫祖己所謂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嗟夫。當時孟子之憂。在世君之不君於民。乃貴重邦本。而遜輕名位。師萬世詔。

名教也。陛下反以殺亞聖乎。大聖亦曰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其曰不敢侮。又曰而況者。蓋以治國之君以輕而以民以重也。不然失事其先君之宗廟社稷而不得以保者。故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失其民則失其天。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豈得享而終不至于變置乎。臣亦曰不啻謂諸侯也。天子家亦猶是也。故曰後世之君人者重師。孟子言者君德必罔有愆。忽之者不失其位者。倖也。必無幾歷世而有變置之君作矣。臣以謂自天子達于庶人。非無師訓。在導與否。垂統家法爲難。可不慎哉。

帝勃然于色。先生退館。有人奏請誅曰東夷之子。只尊鄒宋迂儒。敢訕聖旨。不可容誅。帝怒曰申晁。先生名朕之師子也。且虞舜生于東夷。文王生于

西夷。夷邦之人有祖述聖賢者。孰敢謂夷乎。豈以忤旨誅人。若復敢言逆言其誅者。移其誅。傳節召喻曰。卿想昨言無氣激之過否。先生對曰。或有

問民貴君輕。朱子曰以理言則民貴。以分言則君貴。此固互相發明而不悖也。各於所以然者而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又以笏書進之。

曰以民爲本。看則民貴。以君以位。看則君貴。此學者當看以理所然之分。推則視其輕重之所在。互相反也。若不究聖賢之辭旨。而只以辭害意。而看則豈說孟子之言乎哉。孟子之心。發於言而著於書。究之則其曰放君。不以伊尹之志。征伐。不以湯武之道。則篡。語其性。必以堯舜。語君道。必以堯舜。語臣職。必以舜周公。語儒學。必學孔子。而當時致聘於列國。終觀列君。則皆以爲君之心。以君之位。肯自尊大。不知王道之在貴邦本而不恤。不知社稷爲民設。而輕瀆。故蓋因邦之本。有是名位而言輕重者。實救世之大經也。不究全書之志。只因辭句節。害其辭意可乎。

帝曰諸侯危社稷。變置章註曰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卿以加于天子。得無過激乎哉。

更笏進對曰。臣謂天子抑有甚於諸侯。何者。天子天之元子。而違天命。拂民心。以逆上下天。民下天也。謂則是天下殘賊也。是曰獨夫。必爲下人之所廢。爲不善處。所棄者衆。此相殘賊者也。若天吏者。興則天必命之。上下天。同心推之。則敢逆天。拂推。不作天吏。而不爲政於天下哉。夏桀商紂。在天命未絕。湯與武。爲臣服勤。及其逆傷天命。天下推擁湯武。則湯武安敢拂天。而不行天吏之政於天下耶。且陛下當元武仁之世。則彼雖夷狄。天人不改移。則陛下安有致天位乎哉。

諸侯則不然。三代盛時。變置社稷。政在天子也。天子征罪。分命區方。各侯則是。天子不征而征。諸侯相伐。而不相爭伐。周道衰。諸侯僭。天子微降。以至于下堂。則權在諸侯。五霸迭興。雄雌相爭。天下不復知有天子之王章矣。諸侯之陪臣。亦各自擅斷。而孟子之旨。在其時。言不得不如是。朱子註說。亦不得不如是。而爲人所滅。當更立賢君。此天子無能爲也。故可以有

親戚卿之事。亦可以有伊霍之事。以重宗廟社稷之保。以安天物。不猶愈於爲隣國之所并乎。故曰爲人所滅。當更立賢君也。張南軒慶源輔氏之說。亦發明明白。實爲萬世明戒。而雲峯胡氏說。只據朱子之泛言。故似闕朱子默戒之意也。帝批笏曰。斯言好。

帝曰。孟子以貴戚之卿。於君大過而諫不聽。則易位。其說甚悖。激氣使世之執命者。爲其憑藉之喻矣。決不是賢者辭也。對曰。陛下不究反覆二字乎。帝曰。反覆。只既是數諫。曰然。又進笏書。

臣聞于先考。孟子此章。反覆二字。爲全章樞紐。而誠萬世無弊之師警矣。爲世宗臣者。服膺是二字。則君不陷於不義。先君王之宗祀。可以無替久遠矣。

有人問詳。對曰。親戚宗卿。先君王之骨肉。即天屬之親。嗣君有過。陳善道。閉邪心。敢言果諫。數以至于至誠惻怛。則聰明。非下愚。可以回光而不陷。

于不義矣。若復諫自用。逆悖天常。下拂民望。萬機不理。宗祀阽危。則天屬親臣。義無可去。而重在先君之祀。豈屈於小義。而忍視覆越耶。知幾而不保宗廟。是屈義於獨夫。而助桀爲虐。自賊先君天親之恩也。故易位而更立賢君者。迫不得已。而出於至誠惻怛之情。以篤天命。以順人義。以永先君之宗廟也。

人又問在親戚之卿。其君雖如桀紂。或無可易之道乎。曰然。若群疑見忤。任責不全。職位不居。而若欲行之。必身滅族解。禍連及類。則亾機尤迫。有逆必乘隙。宗祀必疾覆。故天屬之親。雖有仁聖。只矢死而死於諫爭。作狂而狂於惻怛。比干死。箕子囚。是也。至於是也。有可去之義而生焉。國必破。而宗祀無屬。則身不去而死。委之于棄。不忠孝也。是以微子則去之。人又問親戚去。若微子外。無可去之道乎。曰然。曰然。則箕子奚爲去。曰武王不敢拂于天。人作天吏之日。先釋于囚。則箕子去乎。故天屬之親。與宗

祀同休戚而以決去就。當時獨夫紂。姑在則宗廟亦姑存矣。箕子安得以去。故狂之狂而去位。故或曰去之。

人又問孟子對異姓之卿。於君有過則諫。反覆而不聽則去。然則異姓之卿無可死之理。無與俱亡之義乎。曰不然。爾不究諫。反覆不聽去之旨矣。反覆者。自幾諫。至于數也。數則爲之者。雖至誠惻怛之忠也。聽之者。必厭惡而拂之。故至于數矣。可死之道在乎斯。如東里臣歷名陸氏龍逢見殺是也。

太史終古無可死之理。無俱亡之義。故奔商是也。夫子之去魯。孟子之去齊。皆當去之道。而後世賢哲。所以見拂諫。尋退便隱。夫君子去國。尋退之爲畏。奚啻止於數諫之爲責而已哉。故君子多以退去爲諫之切。

人又問亦有矢死俱亡之理。而無可去之道乎。曰然。先王之爲躬率天下國家也。有不可忘之德於天下。國家而付托孤幼。則嗣君雖有沉惑。拂我諫。塞我道。然宜矢死俱亡。諸葛之與後漢。共終是也。

人又問易位親戚行之異姓不可則伊尹擅放太甲霍光擅廢昌邑後無異議何曰伊尹之於商始以先王之師又以先王之阿衡元輔且先王付托之重只是尹也則擔此之任而以下放上也若爲心私之嫌而顛覆厥商徒潔避嫌自靖則背先王之罪安歸乎故數作致警弗狎弗順惟不改則放之而不虞於逼及其自怨自艾思其克艱則復辟而不疑於嫌卒使克終允德此乃任聖也霍光亦負先帝之托已重周圖而昭帝崩昌邑入承淫佚則納延年之言行此之言行此之權以存漢室不負先帝有何異議故卿於君幼不可廢弱不可廢有絕先王宗祀之惡然後擇賢易位以永先君之祀自是卿之事然若懷一分利己私分則篡是以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是孟子師萬世之垂警也光之不能終令德子孫夷滅其過只是在不學而不能脫於利己私心之外可不懼不省不遜之爲孽者哉

人又問人臣不有先王之付托則嗣君雖作危亡不可行而委諸亡底曰不然有伊尹之權力身爲冢宰百揆聽之有伊尹之志繫馬千駟不義不顧咸曰我公之勳舊爲國之柱石禎幹舉世一辭無一人以私議疑貶之位德則可以行之若苦忌所以行之畏憚所以爲之所以進就功名所以因時發身圖之以榮利之心一毫干私罔不是篡是以孟子諫反覆既昭正大義章註及小註益明益補間不容髮矣亂臣賊子豈敢肆志憑藉憑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人又問夫子爲政於魯三月大治則此時夫子道非不行也而只緣女樂之受便去夫子奚不諫而去誠若先生發明孟子之言似異焉曰大聖人者大聖人也當時天下莫不知爲大聖列國之君亦莫不知其爲大聖魯君亦豈不知且天下之迷惑莫有甚於女色及音樂色以蠱心音以逸志則諫既無益而只拂志而已夫子既知其不可諫以面則以去代諫使恐

懼其君心而以爲格者。豈特面諫而爭之哉。

人又問君子言爭。猶有可留而不可決去。故爭。爭雖迫言。其諫也。猶輕淺。逆耳也。猶不足爲忤逆。至於不諫而決去。外面雖似順。無逆。其實愈切愈迫於逆。諫面爭乎哉。曰然。

人又問夫子都不言諫。豈不慮忽臣使而然哉。曰夫子前三月之治。議論多合。合議便是諫言。言行而大治。則是便是諫行言聽也。一朝女樂之受。則志已迷惑。心已痼喪矣。拂前日之禮樂。悖前日之政教。則是不可以言諫處也。故孔子有遲遲行之歎。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晝。皆以行爲諫。以俟其改之者。大聖亞聖。一揆也。臣每誦先考此等語。未嘗不曰快。昭孟子之心於閩洛先輩之後。紹統而述之。

帝曰。孟子告齊宣。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君子之言。豈如是悖理耶。君子所以警君臣。當如孔子對定。



公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眞聖賢之言。孟不如是。豈曰賢。朕謂非臣子所議。對曰惡。帝何言哉。聖賢之警人。數人有因其時。有因其材。而自爲國君臣。至于士庶而導之。孟子此言。實萬世警君人之暴厲。而教人君之暴壽。啓邦祿之長遠也。陛下何爲欲曉後世君人者之無下忌憚。爲數哉。乃更進笏書。

曰。孟子之去夫子。百有餘年。而夫子之時。定公於夫子。言雖不用其極。然夫子是對。猶可以切。亦可以盡。故其言溫順。含蓄不露。孟子時。齊梁之君。雖聞孟子之賢。而禮聘致駟。然周道衰。愈久下。時君習尙晦塞。轉以愈痼。御位接下。百不若當。虛心聞善。不可同日而語。故所以警格。恐動。愈切愈嚴。不得不如是。是與語之人。所以異。而其言含溫。與直切。異之也。其實。易地皆然。豈以彼一時。此一時。所因材而異之者。太分而降殺也。夫五常百行。莫非聖人所以教而世人。皆以謂聖人。辭不迫切。而因材而理之。皆不

外乎材者。然因材以進。則或迫切過激。以理其病。夫子猶有焉。何者。夫子以事親教人。告懿子以無違。告樊遲以禮。告武伯以憂。告子夏以色難。告各因材以喻之。補其所失。不同而辭順。然告子游則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若言其告齊宣。告子游。皆謂告其人。則孔孟一切以皆迫矣。若言其告舉云。泛論則亦同。是泛論。所以警其心。則亦皆一般直切也。若言以孟子說。不可謂人臣所議而斥之。夫子之言。亦豈可以人子所議。犬馬之於親者乎。帝曰。朕非卿之謂也。孟言戒君辭。則切不可以法臣。故云爾。對曰。於皇陛下。斯何言哉。夫子以仁字。俱不許高弟。仁者。聖然後當者。而惟許殷之三仁。何如也。帝曰。孔子豈有諂譽哉。對曰。然。乃更笏書進。

書。微子曰。小民方興。相爲敵讎。箕子曰。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是與孟子所謂土芥寇讎說相視。誰穩誰不穩哉。且

祖伊商之賢臣。先輩孰不曰不然者。而爲臣於紂。與孟子爲賓師臣之地。大異焉。惟歎于紂者。以若降世論者。言之當云。決非臣子所議。而祖伊則爲之。紂之拂諫。歎曰。嗚呼。乃罪多。叅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曰。若稽之。爾罪叅在上天之訖。殷命而亡者也。即喪者。卽亡乃已也。不無戮于爾邦者。國人視以寇讎。爾邦之人。必戮爾躬之謂也。祖伊以下臣。其辭如此。似大不敬。而紂旣拂諫虐下。作之獨夫。則祖伊之言。當如是。故夷齊以叩馬餓死之節。必聞之矣。即無啓周剪商之責。亦無不遜之貶于祖伊。今陛下以周衰以下。暴君與下相仇。皆謂孟子所啓歟。蓋魯之三家僭禮。是禮失於過。過失於專。故權歸三家。公室微弱而定。公以君使臣事。爲問。則夫子之對。渾厚不迫。以使禮事忠。并戒其君臣。使欲悟其中禮。而効忠。以其病救其病而已。孟子於齊宣。則不因問。即其失而直其告。故的其病。而格其病。此所以異之於答問之辭者也。一切以視

君仇讎言則猶以小民方興相爲仇敵。况官守之有權乎。夫同惡相濟者。君以惡畜臣。故臣亦不畜君。以忠而以仇讎于天下。以敵讎而報其君。若不曰同惡相濟則棄君以去。如避寇讎而逃。亦豈非視之以土芥。報之以寇讎乎。夷齊雖不食周粟。餓死首陽。至若避紂于北海。則無異若逃寇讎而避其汚也。孟子之言。豈不云哉。

夫告諫之道有三焉。自一而至再。至三。三反而終。拂則去。此所謂一節。深一節也。孟子於齊宣。曾因其失而以告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此警悟其失也。

又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此曉其用賢爲本。其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此警其用賢之謹。與夫子對定公無異也。其曰左右皆曰不可。

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此警其退不賢之謹。其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此曉其公罪也。惟昔堯舜亦由是而已者。而至齊宣終咈。則乃告以此土芥寇讎之相視。是所以一節深一節也。如天道循序之然也。夫天道於下。全以造化循序之仁。然及警世君。始以例災。世君不警悟。則至以警以日月。警以水旱。警以山川。警以癘疾。警以風霜雷雨之不常。世君猶不致警於天戒。則乃改移之。監求人易位。孟子之言。豈不天歟。伏惟皇帝陛下。察焉。豫讓於范中行。以國人報國人。於智伯。以國士報腹心。伊尹之任聖。夷齊之清聖。子牙之天下大老也。父也而亦皆由是焉。百里奚亦乎其是也。帝覽笏不悅曰。然乎。然之者。雖理也。先儒子亦多議孟氏此語。然則豈是然乎。卿於尊孟叟。區區勤勞者。

他日造朝。又進笏書曰。日者臣言。陛下猶不然歟。蓋君既視如土芥。則土爲踐踏之物。芥爲斬刈之物。取之棄之。已不惜乎賤者也。然則見其賤棄。有何仰答。切於心哉。於斯也。君子者。去職如脫弊屣。索之高遁。避如寇讎焉。小人報懷。無所不至。不啻視之寇讎而已。以仇敵之報。抑有甚焉者矣。故篡弑之逆。存焉。而孟子不以報字。而以視字。告之則真。亞聖渾然不倚之訓。誠萬世人君之師也。孔氏之註。知其理。直其註。故無迷惑而轉以報字。愈警。特曰寇讎之報。不亦宜乎。此似過甚焉者。然勢則然矣。於三諫不聽。觀之。便是也。輔氏曰。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者。補孟子直言之辭。以培萬世臣子之致道者也。潛室陳氏。大都報應如此之說。直述事勢之理。而又喻忠臣孝子無不是底。君父者。亦輔氏培臣道之辭。朱子答問。亦猶是。而南軒張氏之言。欲快爲警於世之爲人君。爲人臣。又欲快爲發明孟子之說。是兼三事盡意之辭。楊氏之說。亦兩兼君臣盡道之訓。

而潘氏以無跡有跡始分孔孟聖賢之別。快如而蓋以孟子比於夫子。亞之也。若言夫子以大聖則孟子亞聖也。若言夫子以神則孟子聖人也。然則夫子神也。不啻聖。故特加大字曰大聖者。蓋聖神通稱之謂也。只言聖則猶未極乎神。故不曰大。而曰亞聖。夫孔顏孟聖次。皆有毫末間差。迷故朱子不棄潘氏快分聖賢之說者。良由而譬夫子之爲大聖。只曰聖而然爾。非以孟子不爲聖。故西山真氏亦不得不云。可以見聖賢氣像之分。且是朱子之意而已。故其爲發明。勤勤然也。後之學者。不達其趣。敢以煩提譬類。特分截截。至如厚齋馮氏欲分其似殊。乃曰若乃孟子國人寇讎之喻。可以警其君。不可以喻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不可以訓其子。此不知離字。含包責字。爲子者不子之罪。以警無敢離親之意。而下其聖賢之分。是霄壤間矣。如馮氏子。安知孟子者乎。蓋不能究即事直告。又時異人殊。而道同。故有是區區之見矣。夫不可測知者。神也。即孟子所謂

聖而化之不可知之之謂神。故以若顏子之去孔子。只有毫末間差之聖。亦有喟然之歎。測其神之難矣者如此。是故臣曰。夫子以神則顏子。是聖人。夫子大聖則顏子。亞聖。此以大聖言夫子。則顏子爲亞聖。是所以下其造詣地位。大都如是。而造道氣像。言則夫子。天地也。元氣也。無所不包也。儘明快人也是無迹而神也。此一太極也。顏子春生也。和風慶雲也。自然之和氣。立機而化者也。儘豈悌也。此天地造妙功化。是聖而似微有迹。孟子并秋也。時然而已也。泰山巖巖也。儘雄辯也。此天地造功之形氣像。是似其迹著而亞聖也。所以異者。是而其聖賢推次。蓋因像。所以各稱之也。非以孟子小之也。程子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又曰。孟子大賢。亞聖之次。究其言。其曰圭角。甚害事。非以孟子天命氣質。性素而相錯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夫子則無可言養。顏子則方得已養底。孟子則便善養底。養故有些英氣。若天之

風雨霜露於時。或有有無時也。非人質之血氣如也。此所以與顏子微有
差毫殊之類也。故其曰大賢亞聖之次者。以顏子言故云也。非不以孟子
爲亞聖也。臣在東時。有人問三聖。臣對曰。夫子如太極而已。太極之靜。無
以形理氣之稱。言又問其化。答以太極始判。立化妙運。終不得見其稱名
處。顏子則答以如太極動靜。似見化功底。孟子則答以如太極動靜。理氣
已用化。有快然底形。著於物而欲快然其的。故所以示些英氣。才有英氣。
便有圭角者。物之不齊。不齊故有或甚事害也。甚即何也人皆可以得見
其名驗故也。程子所云是也。帝覽笏。批曰。天以卿生世。都爲孟叟者也。

錢唐曰。聞日者。林溫等奏曰。顏淵固若公言矣。蓋以孟子英氣發露圭角。
終不如閔曾思微有迹。帝曰。是。先生曰。林溫等安知其易地皆然。

夫子都無名言迹底。不可尙己。無能言。顏曾閔與夫子同時。則所言夫子
當之。故其言罕。時又所言之殊於後日之愈降。子思亦不遠時。故跡見亦

微然觀言於衛侯。

見通鑑周安王二十五年甲辰

則可知當孟子時而所言之人且齊宣

也亦爲孟子矣。夫孟子有迹著名言者。道自培養涵化。姑未極乎無名言底。故符德之心。聲於言者。有些英氣。若姑未盡消融底。便見便是露圭角處。而大抵是英氣。無他。惟夫浩然所以養境界底發英。或若露圭角著然也。然善養者樂之也。樂之則至其至也。至則聖故。程子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又曰學已到至處。若是的言到至處。則是幾盡之。以至無餘蘊界矣。是謂聖也。是以朱子曰至當作聖。輔氏亦可以善見聖人之德而善言者矣。其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質。若消化未盡。猶有圭角。則有時而發。學要變化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是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者必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玉有溫潤含蓄氣像。所以爲寶。人有溫潤含蓄氣像。所以爲聖也。其理一也。又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是權度審

矣。是其可謂善像者爾。若將依其言成就上。究其渾然。純是義理。及性命於德之體。則孔子是聖而不可測之神也。天之位也。其可以言聖人與大聖。其可以言神與天。是不可測知之謂也。顏子行藏一而非助我者。然進而未止。進處盡則聖而姑未神不測。故曰夫子聖人。則顏子亞聖。而是所以微有跡底。夫子謂賢哉賢哉。再賢之歎。則賢已盡而無餘蘊矣。此所以默贊聖處。且夫至孝。仁之至。仁之至者。亦無所不包。大舜。武王。周公。皆以孝而爲聖德之至。餘無所不包。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矣。夫子歎其孝之至。則人不問。是大禹所以人無間言之至也。又曰不言。言必有中。以贊其德。夫德行純全於淵默之中。言必中理。而以符行。合於聖人。故夫子亦默贊其聖處。而又四科德行爲首。純備四科者爾。夫子以閔子騫舉顏氏之亞。夫閔子。闇闇如也。與聖人依歸者也。依然。蓋與亞有似差毫之殊。賢則已盡而無餘。未盡善。既其過大等。則是姑依聖而爲顏子之次矣。

且夫道者無甚事不由而數之一者窮極所以至于無外無內箇箇物數盡自一理而已。即程子所贊中庸之德是而聖然後知聖道所包則曾子學就既成契夫子之道而致而行之包而傳之者曾子。故後于顏閔而獨得夫夫子之推許告以道一貫是已知其默融而亦默贊其聖底於聖者能也。曾子果曰唯是爲亞聖也。子思中庸之述且推躬盡實之道不欺所以述而述也是爲亞聖也。蓋溫良渾然含蓄純然之象。孟子爲似不同者當世愈降而時異人愈痼而心否。若不以泰巖則所遭已無可施之方。故孟子不得不峻的雄辯是不得已也。若當顏閔曾思亦顏閔曾思而已。顏閔曾思亦當孟子亦爲孟子矣。此所以禹稷顏淵其道同。易地則皆然者矣。是誠玉之溫潤含蓄而成其寶。人之溫潤含蓄而成其聖。其一也。又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之無餘蘊而成功之理亦一也。馮氏子以不可喻臣不可訓子之說。貶以分絕聖賢之懸殊。若霄壤之其梯。隱然以後世亂

臣賊子之所啓然也。今林溫等又爲之噫。蓋孟子於齊梁語君道必以堯舜語征伐必以湯武其旨也。征伐及於前日服事之君。不以湯武則篡語其放君。特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語其事。君必以大舜周公其旨也。不以其道則奸小也。猾賊也。賊其上者也。此爲孟子七卷之樞紐。而所以警人君之慢下相殘。以之報視寇讎其旨也。使萬世君人者不敢親小離賢。以欲致君道也。此爲人君爲人臣爲人表率者。不知其極則其可與語孟子者哉。夫周公大聖也。王莽篡漢祚必取以憑藉。曹操爲漢賊亦曰爲周文王矣。且後之異端者必借伏羲神農黃帝而托術焉。是皆伏羲神農黃帝文王周公之所啓以然歟。錢唐乃誌而以聞。帝曰苦哉苦哉。此人腐誠於孟子者也。

○帝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是攻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夫以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道可以行。范氏以攻爲專治之而欲精之。

爲害甚者也。謬甚矣。朱氏又推衍其說。宗旨專主范氏之論。豈不謬哉。先生對曰。臣亦嘗以攻斥之攻。解之。兩存註則好矣。然終不若攻治之攻。之爲該博。帝曰。何謂也。曰。觀史記云。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謀云。及真氏所評云云。程子答問云云。則真氏曰老子所該

謀理之言也。雖君子有取焉。養生之言。方士者尙焉。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自陰

其近。其理者。有言不之。固在。所言者。養。然皆吾聖人之方。藥之。所自出也。則一偏之術。

則申商莊之非學。初未至此。然本源至一。王弼何妄而甚焉。以是言世。易若喪生

民。雖老莊之非學。初未至此。然本源至一。王弼何妄而甚焉。以是言世。易若喪生

夏葛周冬。裘飢食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子曰。君仙亦有術乎。曰。吾嘗

如說一白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山密室。則難過。有延也。又曰。聖人能爲

此等事。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化

陸象山者流。及爲文讀書。以儒名而不爲君子。儒之行者。則范氏朱子。真知聖人之所言。在博戒而渾厚。不在當時一介老子攻討。若以陛下璇音。

及臣嘗所見則孔子之時。異端者。不過老子創之。尹喜承之。一介而已。其爲養生。不過流方士。其爲萬物爲粗迹。空虛爲妙。不過爲清談矣。此見其爲害之弊易矣。智者不惑焉。其爲兵家者所尙。則爲國者有不必棄焉。其爲近理。聖人君子亦有所不棄焉。則爲儒者亦有尙老子者。必憑藉專治一偏一曲之學。自有不得攻去之端。而爲難防其源流。則聖人之心。爲戒救弊。所以爲該博矣。故范氏朱子之說。如是而若孟子時。楊墨爲別生各異端。異端衆起。而因時見其害之爲衆。爲孟子之闢焉。如有以夫子言。當孟子時所訓。則朱子范氏必解以攻城之攻字矣。

蓋孔子時。異端止於老子。然不由先王之道。而爲賊害者。當如揚雄所謂非文王之道者。皆異端也。夫稽古記誦。涉獵文筭。而專治于權謀術數功名之說。百家衆技。惑世誣民。爲充塞仁義者。雖不歷總指曰異端。實害甚於老子。而夫子時。雖有行彼老子。此時亦未有異端之爲。歸曰指名而夫

子此說亦無的指老子流者。泛言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云爾而詔誠則不啻謂如老子者云爾。夫不由先王之道而以權謀術數專治功名百家衆技專治而惑世者。摠舉以言之。以爲博誠矣。范氏朱子豈不真知夫子之言而釋哉。蓋異端指其歸目的。見其所弊爲魁然後的指而名則蓋黃帝所設施。治天下以聖人之道而接乎結繩之時。故爲政似無爲。無爲故似無欲矣。老氏假竊摸倣而聖人君子有取焉。其後釋氏亦宗老子。是以後世稱黃老。然老佛切非黃帝大本之道。有詭異而流之異端也。是若有許行者而托神農流耳。楊墨之爲異端。一偏一曲之學而闢於孟子。其後佛于漢。清談于晉。且儒名而不由先王之道之弊。古今一焉。而爲殘賊世道。世不知其爲異端而實害甚於名異端之異端耳。抑何有甚於此焉者。至于大宋。陸學又是一種別歧。是耳。何者。言必稱孔孟。行必本孝悌而用功。專於本心云而尊德性。以爲涵養。立言則吾儒之事業。然揮斥致知。謂繁

失。但靜坐致悟。自明萬理云爾。則孔子曰博學於文。子思曰道問學。無奈反無所據。而以聖人爲空言乎。夫究其用心精微。大都是禪學寂滅之張主矣。安逃詖淫遁邪之罪哉。且夫曰若稽古。只習記誦。浮尙詞章。無用之工。而百家功利之說者。惟不由斯道。則異端懷襄萬世。不可勝言其喪。然是下愚之自棄於自迷之端而已矣。明者不惑也。至於陸學。則彌極近理。就程之爲斯害。不啻千百倍於老佛。如木心之蠹爾。

蓋論百技異端。爲斯害。攻去以止者。斷不可已。朱夫子范氏之釋本旨。陛下之知攻去斯害。彼一時。此一時。見得各適值時之論矣。伏願陛下莫傷孔子值時所言上本旨之博戒。推廣其趣。以今日之見。行乎今日。以爲致知而章于平治。俾彼愚而自迷。未能由先王之道。而紛馳異歧之端者。自耻而自新。嚴攻流陸流釋之類。一絕其根脈。則迥出千古百王之上。同歸三代尋常萬萬矣。

○帝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有禮義。勝於夷狄之有君長。故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宋家迂儒。以謂中國亦如夷狄。豈非謬耶。對曰此不啻朱子釋而已。古之是善黜惡。一是同見。故唐韓昌黎亦曰孔子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狄也。由此觀之。夫子及詩云豈不是也。然則朱子之釋。又豈不云哉。

夫有君者。庶幾有君道之謂也。無者。不君之謂也。大舜文王。雖素乎夷。其爲聖。不可尙己。無能名言。秦穆公起於西戎。佐以百里奚。遂霸諸夏。拓跋氏。任崔浩。高允等。有治之可言。以若孝文及柴世宗。庶幾爲禮義。移風易俗。優於漢唐之君。而蓋人爲名者。自天子至于庶人。以有彝倫故。爾故不孝於親。而不明五常。不居彝倫。禽獸而已。豈特夷狄而已哉。由是曰三年

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以來。行之者鮮矣。而魏孝文。周高祖。能行之。豈不是不如諸夏之無也。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者。是夷狄君長。有君長之道。則與諸夏君長。不君不長。無君長之道者。反不相倫也。是乃作春秋也。諸侯用夷則夷之。用中國則中國之也。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是戎狄有戎狄之惡。故膺之則荆舒懼。效爲戎狄之行。自懲而自格。耻以遷于自新。則後之君。不知自耻而自格。自懲而自新者。反不若荆舒矣。況乎加之先王之教之上者乎。

本朝奏對

忠肅己未以安文成從享聖廡舉先生以進善左僕射不起乃以禮聘三後強就賓館三宿齊而朝

乃言於朝曰崔致遠一生專事誕妖出處修躡浮沉乖常跡其貫來只是異端使食聖廡忝之極矣渠若有靈亦豈敢乎位也不得不黜享俾各安其分位

退謂政堂朱守慎曰王以致遠於聖祖潛時密贊句鷄林黃葉鵠嶺青松八字爲德不允然則挈僞爲眞以邪亂正從此啓路矣處人臣位者當格非沃心不可不所先者扶植吾道之眞嚴別邪正之分

他日又於朝堂謂諸公曰新羅替祚弓裔已失國人自絕于天我聖朝爲國人推戴得於獨夫也豈其有感於致遠詩句而其或有心哉國家何是

不思而咈乎朱政堂。

且孔孟轍環周遊以道之行也。孟母以婦人而三遷立教道之所存擇就以正噫人之行宜以所正者是曰義不當宜義而立者是喪性違道四德俱泯失其當理者也。揚雄所以美新良有以也。其或立言垂書雖有可法於世者跡其行則未免鄉愿人也。魯齋許衡時皇宋姑存社華夏正名尙寄於片土衡也不悟遷轍景仰程朱踵肩文

文天祥

陸秀夫

以行斯道之所

存而晏居猶夏區中出處逍遙自得任意考其修居觀其立言爲法遵則者多雖專謂之鄉愿過矣。然廡食聖廟太不穩宜區字旣別豈遵元制而不更正之亦黜其享可也。相國金台鉉贊成安于器使臺官金開物申君平連名啓疏又率李兆年韓宗愈金丞用金英利閔宗儒等二十八人啓請不允。

辛酉

忠肅朝

先生八元主尙書拜住家丙寅以文祭拜住而還辛未十二月

許謙朱公遷之徒三十六人載經東渡討質問難執政姜融等

蔡西河
朴元桂譏

曰以崔文昌謂異端以許魯齋爲元人壁立黜廡之論今許白雲朱翰林非元人而豈交狎如是拜丞相非元仕而爲文祭耶君子亦豈前後立言若是反之金筠軒永金鈍軒光共坐朝堂勃然而起曰以泥塗肉量安譏大人之義理分見

他日以告先生先生曰當日坐中人豈識事理而不明告理然之義耶致遠修立非待我言也至於許衡所修立言吾亦愛之重之每稱歎之但惜其行立之不明那邊人論固無恠也許衡之時皇宋已亡耶朱公遷諸人亦當宋存之日耶中庸曰素夷狄行乎夷狄公遷諸人生乎元混一之時行乎時故吾從之欲變夷那箇人亦從之何嫌之有夫中國宋之天下也許之生也其地而元猶夏幾盡有之許若伊時斷義決去從宋片域而有其立言行修則亦無可疑然不幸其生際這時不明於所立耳若元混一

之後。余何言哉。蓋許魯齋生時。爲魯齋之不幸也。底所學修言。若當前時。而然則云繼晦翁之緒。亦可以無愧矣。誰識有其嫌疑哉。

○先生見于王。

朝忠惠

王問世儒紛挐利欲。相爲務毀。造言自亂。何救此弊。

先生對曰。此在殿下用心。王曰。用心。何以之。能救正。曰。在思以誠。王曰。思誠何事。曰。是格物致知。王曰。寡人昏庸。不能覺。幸明以教。曰。誠思能至格物。格物能至致知。王曰。思誠易。救其弊。豈不難哉。曰。思誠格物。以順當理。而致其知于極致。將至而誠敬於意。心正身修。而涵蓄其德。昭昭至公于內。形于外。咸包其德於天下者。油然而情。而在推。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誠其意而物格知致。斯工久而涵養。則義精仁熟。當事當物。情之發。不勉而油然而矣。豈爲人君身心分上。推新之德。不在思乎。

○王問曰唐之人誰最賢先生對曰意者韓子爲高其次陸贄等若箇人

王曰愈也不知聖道何以至此

而王之言以佛爲聖道也

曰善哉王之言若不

負斯言反之而善養乎心則可以親賢遠邪信勸斷罰明仁義禮樂篤信
儒術必以身先之使民裕措手足知新趨向而上下相師興之人材師道
尊而眞儒出悉爲王佐朝廷正而率宇治百姓平章而萬物咸若願王幸
勿失言善養于心王曰先舉韓愈而後若是言何對曰先賢貶原道中不
舉格致之工由此觀之但知有聖人之道而不識聖工之旨者責備於明
者貶極於知者而不明不知無責無貶

王曰申子不先諒知而舉愈耶寡人之惑甚矣對曰唐人皆不知有聖人
韓子獨識有聖人之道知其道者亦聖人之徒

王曰寡人已聞唐之人有房杜魏狄姚宋張九齡李泌裴度長孫無忌張
柬之崔玄暉桓彥範李景暉袁恕己之徒皆賢良忠貞之人也今聞申子

之言固無足道耶。對曰：此輩可謂賢於忠良，不可以賢于貞，不過管晏蕭曹霍丙之徒。上不識周召孔孟之術，下不及仲舒更生之徒也。

王曰：賢貞與忠良異乎？對曰：晦翁亞聖也，故明識其聖，乃曰唯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唯人知此而後，可以謂聖。謂賢元亨利貞，天道之常而貞爲元亨利之終條。理德者也。順天道則順其循序，循序之理能順致知，則無不順人性之綱者也。仁義禮智本一理於元亨利貞，豈可言乎？這箇人豈日用萬機處之行之，惟理是則而致知，惟或有順其性者歟。夫忠者能識有君上，致曲而自盡，則泛謂之忠也。良者能知料事而能善，則雖不是良能之涵養來，亦可以泛謂之良也。貞與忠良固不異乎？蓋貞者固非賢於一段事之爲直行也。

○王問曰：唐之人君皆何如於漢宋？先生對曰：唐之人君一是以夷狄之行雜之。王曰：何以甚？斥對曰：唐宗用宮人，劫其父，納弟妃而生子，武氏已

事先帝中宗。點籌韋后。玄宗奪子妻爲貴妃。夫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雖夷狄若非冒頓。豈如是乎。

王曰。唐家君道。縱有其貶。豈無君人之政者也。對曰。夫如是而豈謂人君之政。蓋人君者必祖述二帝。憲章三王。人臣者必師承舜禹。臯稷伊傅。周召道述孔孟。眞謂君人之道。臣人之義也。

軍尹馬儒成曰。申子何以區別聖道於君臣位分上耶。於君於臣。聖道分歧。而憲述師則異之歟。曰。人君人臣。道則一也。由周召以上。皆君師。故以吾君改以修之。願學而則之。由周召以下。皆以儒臣爲師。獨取先聖繼往之法。誦而傳之。以爲開來。故以吾列願從以承教也。揚雄曰。非文王之道者。皆異端。大抵不法古者。都歸揚雄說裡棄也。王默然變色而罷朝。時王。其

庶母。又淫其舅。洪武妻。又逼。蒸公。主。公。耻之。欲歸于元。故格非而王不悅。

明日先生至稼亭。李穀家默對不言。稼亭曰。申子長視不言。何。曰。吾子方爲

華海師全卷之二 本朝奏對

四

翰林國史院檢閱。况以師待之。王今喪倫。不樂格。非專求遠去。然則平昔服事之義。奈無一言而截然欲斷之。稼亭曰。申子昨朝有唐君之言否。曰。有之。曰。今朝造朝否。曰。未也。曰。今朝殿下具道對唐之話。曰。申某非斥唐君。實辱我也。居其邦。顯君之失。而不欲掩蓋。反欲彰之。可乎。懣也甚矣。吾對曰。某眞君子也。格君之非。眞是事君之道也。王怒叱曰。汝等斥辱何甚。卽挈枕擊退。故吾待罪于私次。曰。是我父母之邦。我安適歸。公待罪。吾亦待罪。已而傳命禁獄。翌日命釋。

他日。先生朝於王。王曰。天不穢寡邦。縱以申子。若不鄙寡人。教之不倦。寡人雖愚。願極敬承。對曰。臣伏願殿下爲唐太宗。王曰。寡人失妄。前辱先生之日。先生云。唐太宗行是夷狄。今有此言。先生以吾不免夷狄歟。對曰。唐宗殺兄弟。納嫂生明。此則夷狄。治世則近之。吾王雖修堯舜之道。失倫之非。史筆不誣萬世也。然勇改勵精。則與唐宗同歸英主之聞矣。王舉劔擊

床而泣曰人之異禽獸者人倫也。吾昔何以淫惑。終日流涕。先生亦淚下流衽。

易東禹先生曰。申賢何故淚。對曰。王道榛蕪。聖人不作。學校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已久矣。今殿下知前日之非而泣。此天理藹然復發。王若非喪倫。而寧有他過。今因復初之心。相與輔佐拾遺。可躋殷太甲。高宗。周成王。宣王也。喪倫之瑕。不可磨矣。只以唐宗是舉。是以不泣而感淚。禹先生亦下淚。隨感涕泣者十餘人。禹先生歎曰。是日可見君子。小人不可誣同其性也。然此日不淚者。違賦形之性。甚矣。

○先生朝于王曰。心學以大學廓智。求孟子立禮踐小學。則國區雖島天下。咸歸來師。涉濟皇王之道。猶反手也。王笑曰。申子今言。不覺其誕踈也。島東環海。國於偏區。寧易帝道。越津對曰。湯武不滿百里。而王天下。王天下縱難。越津來師取法。海豈不津。



今殿下盡燒天堂妖祠。破佛像。鑄器用。如韓昌黎所謂人其人。火其書。窮理修身。深究二帝三王。箕聖疇範。周召孔孟程朱之垂典。以孝悌移其俗。以忠信質其民。以仁義新其世。以禮樂文其道。而以格致之工。就其士。以誠正敬一。鼓其風。則身之所處。前後左右。上下四方。倘無不誠。莫不盡忠。自新興起於於變。豈有一夫不獲哉。此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一天之下。孰莫爲師則哉。

蓋爲法師則于天下者爲上也。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堯舜帥天下以仁。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民從之。民從之者。從之以仁于堯舜而歸堯舜。從之以暴于桀紂而歸于湯文。湯七十里以王文王百里以興。由此觀之。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以此鑑戒。去私取正。不試兵刃。自致皇王之道。易于反手也。

今元素夷狄也。故尚夷狄之道。鐵木世祖逆篡之初。貶孔子爲中賢。尊胡僧爲正道。成宗作五臺寺。崇妖釋。以夷狄傳夷狄之道。天監孔昭。厭其穢德之久。乃生武仁英。三世革夷狄之法。雖尊孔子而天下晏然。然粗遵聖言而不精以實。故專棄禮儀節文而不修正。威儀容則莫能變夷而用夏。則只是追武而已。故鐵失等襲夷狄之不道。弑英宗而泰定。又以佛法奉爲帝師。明文二世篡弑相繼。中原陸沉。民魚塗炭。佛教汎濫。兵戈蜂起。王道之暗晦。莫有甚於此。彼旣如彼。我如若是。則臣之云云。豈爲誕疎哉。王曰。漢明帝奉釋氏而未聞以漢。謂夷狄。我太祖師之道。誥道誥老師。利于家邦。澤流至今。斥何是極。對曰。臣謂夏桀商紂之惡。只止於夏商一時之民。漢明之毒。淫於萬世。上智之人。罪漢明之昏。豈啻桀紂。下愚則但罪桀紂而不知漢明之昏穢。故趨於釋教。痛哉。臣謂漢以中國皇室。生一夷狄也。聖人以夷而行華夏之道。則以華夏待之。中國之人。行夷道則以夷

狄黜之。由此觀之。漢明烏得逃哉。

尼聖有問於老子。老子於周。曾掌史籍之職。故夫子所問。欲究周公之制禮樂。爲其遺蹟在。非爲老子也。韓子於潮州。與僧留連旬餘。非求佛也。談文消日也。此皆道其所道。師其所師。先儒所謂善惡皆師是也。聖祖於道。誦師之者。在冲年。情久不能截然絕之。則創業垂法。豈其道哉。故遺戒神昆。深警佛法之創。是可見聖祖不法於佛。

李侍中兆年。在列奏曰。殿下迷之邪僻。爲殿下之失。豈引聖祖忝辱哉。顧謂先生曰。吾子徒勞而已。不如與吾歸終巖穴。曰。公眞汲長孺也。王欲改之。豈若漢武之忌克。棄公而老死於淮陽耶。王之改之。余日望之。

因奏曰。昔太甲不君。伊尹放之。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奉歸之。爲商中興聖王。蔡沈以朱子之旨。序尙書。列之以二帝三王之道統。聖豈盡生知安行者哉。困以得之。及其至于成功。一也。今殿下之失。李侍中爭之。是殿下之

幸也。王默然。

○忠肅王。

復自元位時

謂先生曰：願安承教。對曰：若欲聽臣，勇果洗滌舊染之

累，日新又新，以復于初，惟一而已。故曰：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爲學則。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又曰：悅之者不如樂之者。夫知踐此樂然後就孟子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王曰：今元數執遠囚，奚暇治禮義哉？對曰：昔紂囚文王，文王敬止爲仁，純亦不已，民皆讓畔，老不負戴，文王之道崇德廣業，使斯民自新而復其初。此皆昔日殷王之民賦此天性，具於形氣之中而靈之者，心，心之爲妙，惟是活物機神而爲之舍，爲其體用者矣。故及紂之苛虐，從之而習，與成性不仁不忠，天下莫不則紂，從其教化而暴。及文王以聖而爲周侯，以仁義禮樂爲本，以孝悌忠信爲體，以辭讓溫直寬栗是非之智爲用，以剛無虐簡無傲爲事，舉而措之天下，莫不歸周，從其教化而反于仁忠，復其初習。

而成性。乃廓其天。爲公侯服心。故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文王以殷之反人。以寧。

○王幸館視疾。曰。數日不見。不啻鄙吝萌心。豈忘在元艱難周旋之義。曰者所誨。尙留在耳。尋常萬幸。先生對曰。日者所奏。尙留璇聰。臣亦不勝喜。不覺采薪之去身。然所言一節。抑有深於前日。果沃璇心否。王曰。寡人雖至昧。豈不諒大幸歟。

對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嘒。是豈以吾之喪殷。以吾之臣。裸將于京。不爲歎哉。周之文王。穆穆爲仁。緝熙敬止。純亦不已。而以配上帝。自求多福。故天下儀刑于德。萬邦作孚。噫。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是時紂改修仁。以復舊政。則武王豈有天下。呂尙豈至周。比干豈逆耳而死。夷齊豈反

逃于海。故臣謂紂不君。比干先逆。夷齊先反。

故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今王之鑑在殷。宜鑑于殷。駿命不易。無喪于監。無失于聰。後來歷代。自天子至于侯王。爲人君者。其鑑相襲。一轍莫不一串貫來。罕有覺悟而自昏。同歸前轍之覆。可勝歎哉。

今王當則天之以春夏秋冬之公於年。爲心。以日月星辰之公於度。爲體。以風雨霜露之公於行。爲事。而耳目則以老儒臣禹倬。李晟。朴全之。聰明則以金台鉉。韓宗愈。李兆年。崔滢。金怡。金承用。安于器。崔文度。朴忠佐。李穀。金倫。崔有滄。尹莘傑。尹宣佐。鄭僖。韓渥。閔宗儒。股肱則以金利用。安軀。安輔。金永暉。王煦。張沆。金開物。閔頤。朴孝修。金仁沈。朴遠。羅益禧。禹吉生。福生。允正。許悰。宋天鳳。李公遂。元松壽。趙瑋。李大種。大晟。金永煦。李禧。閔祥正。漬之子李朝隱。禹備。尹順。安牧。洪彥博。金丞澤。安震。閔思平。李凌幹。尹澤。鄭思道。趙天玉。金光轍。成公弼。趙臣赫。沈淵。任子順。子松。林卓。李喬之。

徒而拾遺則臣有兄弟子姪亦可爲不遐之人且門人金得培多育英材從爲廊廟大材者衆與其師得培之徒和而不比振舉相師友琢磨可觀而亦不棄臣襟臭馨門者多當承先繼後從之周旋矣權溥辛葢李齊賢及溥子準之徒亦可謂國家之達練矣王若不監于殷恐殷監在夏殷不自照也箕微夷齊比干呂尙何須異之于古今乎否

方今六籍典章今古歷史皇宋先師論斷善惡昭示興亡備盡註釋而新自北來國家申家塾黨庠州序之法

時太學安文成
復修創建故云

與國學中外相屬

分置師傅上自經筵推下鄉黨入教育英改新踐修而上格上帝則反災爲瑞用治變亂亂賊化爲忠臣孝子矣恪勤事大當祖述商湯則元之紛拏莫能孽矣不然蕭牆內安知無莽操幻生爲變

大抵枚乘所謂泰山之靄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磨使之然也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

先其未形也。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世事無不若是。而不差毫末。願王思之。又所謂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方絕其係。又重鎮之。係絕于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到此景光。雖蠢愚昧。見哀其將絕。願王觀時勢而戒之。

崔濯與尹莘傑。李兆年。尹宣佐。金英利等。皆曰。臣等聞賓館申賢之言。若披雲霧。覩青天。揚日月。王勿自昏。聽茲在茲。罔有後悔。殿下內信帷幄。是。小人而外。有虛張問賢。此前日與藩王名致隙。爲元拘辱。家國不治。罔不由王之自致。願戒懼。在席間。改以遷修。勿慮藩王及元。無尤于小人之誣。

罔。

時曹頤侍幄。出謂其黨曰。申賢恐動王心。指點舉用。皆同臭師友。崔濯李兆年等。同唱襟契。若此等受用。吾輩無人接足朝列。不如先圖除之。於是

蔡弘哲。蔡河中。曹莘卿。姜融。崔老成。王三錫。梁載。朴元桂。尹碩。孫琦。朴運。
金天佑。金之鏡。裴儉。李君佺。初名實盧英瑞。林仲沈。柳清臣。吳祚。尹桓等百
餘人。百計陰畫。以圖構陷。且權適反其父祖之舉。出爲右袒。與宦侍及宮
掖。誣上曰。申贊。崔濯。尹宣佐。尹莘傑。李兆年。金英利。金光轍。金永煦等。以
近理之說。欲迷亂自濟。而殿下不諒矣。若究其所謂。殷監在夏。殷不自照。
箕微夷齊。比于呂尙。何異古今云者。以殿下謂憑不君。渠徒爲箕微之裸。
將受封。呂尙之佐周。剪商。無不可之理也。崔濯之徒。所謂罔有後悔。及致
隙。藩王爲元拘辱。以家國不治。罔不自由。願戒懼衽席。無尤小人云者。皆
同唱蚊和。厥有深意。殿下惟不察。

王曰。厥有深意。何謂。曹頤。蔡弘哲等。皆一口對曰。此深據殿下之責。而曰
罔有後悔。無尤小人者。假使殿下萬一有悔。歸擬商紂爲獨夫。而不可悔
者。且或有莽操者作。無其尤罪。而皆隱然欲自處裸。將受封助周之徒。

王曰權適乃祖乃父入於申賢之贊揚謂爲國之達練矣適也何與卿等同力皆曰適君子也君子於王事無私而不啻適也臣等亦與彼爲族戚至親者多以私至情則果難大義不可以掩矣願王亟收巨魁使脅從者自剪無憂王乃喪迷問於閔漬漬曰此輩有其心久矣未露形跡故未敢言然臣與處嫌疑不可質願叩于權漢功王即駕漢功第問之對曰此屬形跡粧點已久臣移疾未上聞也今何決之疑於是王亟令收捕先生及崔濯之徒并入牢獄

時易東禹先生久廢私第聞誣獄起入見王曰囚申賢李兆年等八人何王曰欲圖不軌故也先生正色對曰崔濯李兆年輩貞忠大節棟樑宇宙而柱石樞機於國家一何其辱於塗泥且賢也不就仕進只是一介賓卿有何形跡俱謂不軌此不軌者欲圖之王怒曰老夫固知申賢深悉否對曰賢之爲人自齠齡商悉第講爲人賢八歲啓親告娶已述孟子之旨殿

下且因臣啓。賜更其名。處之賓館。待以師禮。欲尊其生母。降其正母。則以天理不可革。辭以不敢。賜資以貴。升定亞。正則曰爵之升之。人君之經也。爲人子者。無敢辭之理。乃服綸旨。綸旨以天地經緯。以植萬代綱常。洽爲則天下之萬機也。故臣謂自天下家國者。尊卑上下。萬事紀維。用是此道。一貫推及。則君君臣臣。父子子。夫夫婦婦。長長幼幼。尊尊卑卑。上下有序。倫常不紊。故曰賢也能達孝也。達道也。可爲法於天下後世者也。如是者。爲不軌乎。且臣與賢之父祖。素相善。故得見於幼穉。每歎其靈秀異常。其年至九。箕子夢教。臣曰以申某。托汝。汝受教之。故臣自請懷育。如子而夙悟出類。人見臣。必賀曰。漢黃憲。自幼謂顏子。今子得顏子教養。有人問於賢曰。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蓋何焉。賢曰。是莫不由教化。教化明則士之習熟成俗。以聖經賢傳爲本。以躬踐實履爲質。而以聖賢已成法者。事其君。治其民。則何爲不治。教化不明。則士成風俗。亦以逐利放私。蔑棄

經。橫。以。異。言。紛。拏。以。己。私。征。利。爭。奪。相。施。不。厭。痼。惑。是。其。亂。也。且。其。踐。履。學。問。溫。虛。翼。翼。精。析。詳。博。臣。嘗。有。理。塞。底。多。未。答。則。即。理。會。自。解。無。不。到。極。致。而。質。之。故。臣。恒。歎。服。確。析。嘗。曰。事。父。母。如。天。地。事。君。如。父。母。稱。得。人。道。而。方。可。立。世。

又曰均國如齊家。齊家如修身。修身在正心。正心則於國何有。

又曰治心在意定。意定在擇知。擇知在思德。思德是意運。意運省直。故心正。心正只在誠敬而已。而立待致知以直而後得立實地。無他件有所措。又曰五常之端緒。序事有萬不同。無不一貫。只是五常本體而已。而精到窮至。造化無窮。然不越當公平正直四字。而理無蕪致。若致此地。則心無惑。心無惑則安充廣胖。體用措處天下事物。何有。

又曰學到如此。性雖在體段積氣之中。不雜渾錯而安於位焉。工惟抵斯。則不思而中。不誠而誠。自然適於本然底理。不工敬而敬自立。所處萬殊。



自然當然爲矣。然工由省其庸常。致知擇中而敬。敬爲誠之用。誠爲敬之體。而非二本也。初若毫失。省擇以爲知。則所謂誠敬。不得實地立矣。故省擇捨誠敬。不得正誠敬。捨省擇。不得實。夫有所學。爲工異此。萬端分歧。違馳者無限矣。蓋以入釋教者言之。亦曰誠敬。此肇致擇知。不直于正中而以迷之異端而惑者。謂之誠敬。此非誠敬。是惑而所以爲名假竊者也。故惑亦曰誠敬。是所謂誠敬。不得實地而立者。此矣。甚矣哉。惑之爲賊於天理而假竊誠敬爲名也歟。與夫功名利場。詞章華路。百家衆技之類。孰莫不做此贗也云云。皆類此。此所以異之贗也者。莫不疾之仇讎。甚者切齒以若不共戴天言。然臣則歎稱不勝矣。豈爲不軌者。願王省之。

臣之亡友白頤正嘗問性之用化。可有指的明言底否。贗也以幼穉對曰。性之所以性。即天本然之理而仁義禮智信者也。及其發。感化四端而爲緒者。是情而信則具旺之理也。其妙則誠爲具旺之機。故信則體。誠則機。

敬則具旺之德。直則兼統五德而體之誠敬。誠敬是爲用德而以立大本之體者。爲心之道。心本是爲活物而浩浩神靈者也。五常即理之爲德而有是序。序則即是四端之事而自四端以化也。曰爾年幾何。曰八歲。曰爾讀何書。曰學學。孟庸白頤正。歎曰。漢有小兒。顏子黃憲。資或其近之。踐識豈果能如是否。不意吾東。又出程朱。乃以入元所載來宋賢書。盡歸之。以爲期托大成也。

臣嘗問曰。子爲思是事。若非事。都無思而必因有事而有思耶。賢答曰。豈謂生知者歟。如夫子者。則不思而中。無爲而化也。可謂無思不然。雖非因事。豈無思底時。然實則生知亦皆有思。都無心則無思。有心則心是活物。豈不有思。生知但本然而爲性。是以方纔有事。卽因底事而感應。安而無惑而中。故曰不思。然若言感則感便是思。應則是事也。學以至者。心是活物。故神運而神活。運化便是底思而必欲以正擇知而致精。故雖不因有

做有形之事。有思爲則是思。便是亦事也。全不可謂之不因事則不有思。夫事者不必當某事。以謂事也。蓋無形底所判理。皆事故。小子謂思以妙底理而思之。則底理卽是性也。思性之妙。則性亦事也。以此推之。心若感理判機。則心亦事。意亦事。思亦事也。而誠有此身之妙。皆事也。豈曰不因事則不有思。但與外事感應之思。及不在所因感應。其機化隱見。纔殊耳。夫曰無思云者。但非的事時。則謂無思。而若斷然曰都無思。卽聖而神化。形而忘形。謂之忘而不忘。卽天之自誠也。此非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不可以當之。學以至者。則豈可容易而當哉。未知如何。臣不勝歎其明達。以六籍文章。宋群賢博輯。盡屬之曰子輯誠敬。所以然之妙。與迹裁編一度。備惠老朽之耗忘。贇曰此非小子敢自讚私。豈敢辭。卽編納儒先誠敬說。人事所然之妙。爲一度。在臣者封啓。此臣所以名其編曰備耗。願王察之。蓋斯人答問間說話。嘗不思量以對。皆類此。其涵養之工。如是而躬行踐履。

還踰於是如是者爲不軌乎。願深垂省之。兆年輩亦皆不欺殿下。願深思焉。王問曹顛權漢功何如人。對曰此輩非趙高則秦檜。王變色不悅。然素重禹先生。故不加罪。即親幸釋獄。面謝之。

明日王幸賓館以慰焉。先生含默儼容。終夕無語。王瞿然退歸。謂侍臣曰。吾對申子終日儼然。寡心不覺自喪。無他一點念子而只是瞿然愧耻而已。

居二日先生決歸。乃援琴而歌曰。海中作邦兮。區宇無外。祖始以來兮。而父而子。世世孫孫兮。邱墓咸在。遲遲是行兮。望庶改之。敢紆紆。

三日臨駕。援琴而彈曰。于嗟我之父母國兮。異矣乎中原之連土列國。在昔聖賢之轍環無期兮。我安適之道兮。在斯兮。道兮淪斯兮。浩浩我謠兮。命是天兮不如安。乃還田里。於是七賢皆歸私第。從以棄官者衆。易東禹先生歎曰。如我移疾私第。廢棄久矣。不可言。今一人難跡於世。去國棄君。

者。何其衆矣。鬼蜮含毒。鹿馬幻形。不自知悟。惟將何爲。

元主問答

辛酉。忠肅王。八元先生同赴。主於尙書拜住家。

元仁宗問曰。天生斯人。人惟一般。而豈中華常中華。夷狄常夷狄。且自古帝王。本無其種。主之中華。寧不謂中華。先生曰。然。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也。惟以是道也而已。仁宗喜曰。然。誠若先生之言。先生眞聖人之言矣。夫謂是道也。何由而言。先生曰。道有中華之道。有夷狄之道。行以華則華。行以狄則狄。惟帝何據焉。主曰。噫。朕之先主。崛起自蒙古。蒙古本夷狄之地。故難雪稱夷之累矣。今申子之言。若是。朕雖不敏。願承教。幸望開誨。以雪累。

先生曰。五帝之前。尙太古矣。文獻莫詳。徵焉。五帝之後。文獻昭統。文明考稽之也。如視諸掌上矣。夫孔子以生而知之之大聖。惟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以爲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者。惟是華道而已。此都是古聖。惟一道而已矣。故堯述先聖之制道。舜述堯。禹述舜。後之湯文武。皆述堯舜禹。以至孔聖。亦述章前聖。惟一而已。而行之者。道道者。其制節文儀則也。而其本。五常之道。其儀衣冠文物。斯外。無異道。大體更不容一毫髮之末於其間。異之則夷狄。

○仁宗問政本。先生曰。仁是政之本。發政行仁。天下平治。戴髮含齒。咸懷不忘。仁不本而行。不仁則民爲仇敵。

○仁宗問人之所法。法何則而爲大。先生曰。夷狄不法。二帝三王。故夷狄。中華。法二帝三王。故中華。是故夷狄。法二帝三王。則春秋之義。以進中國。中國之中華。不法二帝三王。則春秋之義。以黜夷狄。夷狄之可不懼然哉。主曰。何尙其則而最爲切要之正。願聞其詳。

先生曰。噫。夫人踐形之道。是中華之道。而道只是正思操心。躬行踐履。如

何而踐實。只在道問學上。誠敬膺直無息者矣。問學格物也。道致知也。知然後斯思定。思定而心正。心正然後知有性德之如何耳。若毫失違之。錯而亡而已。若欲致思定。心正。以實誠敬。容貌衣冠。威儀章敬。備然後進矣。衣冠製章。與天下非先王之法服。不可也。此以教化率天下同然以後。辟盜容廣。可以彬彬粲粲。

故堯舜率天下以仁。其曰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三王亦皆以建中建極。而大聖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亞聖曰盡心知性。又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大學主言誠意。中庸主言誠身。心經主言心。近思主言思。禮記主言禮。壁經主言精一。周易主言四德。而以乾爲首。葩經主言性情。而以關雎爲首。子朱子小學。子曾子大學之教。皆推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一是以盡心而知性之工。就之則物非物。萬物皆備一理矣。此以我盡我而我亦天地也。若就明心見性之教。則我非我也。一我爲二我。彼則

以物觀物而我爲天地間倥侗寂滅無機之物。天下事物盡爲違壞矣。嗟夫。蓋爲政教於天下。爲先復冠帶衣履。亟遵先王之法服。以定威儀。而躬率天下。定序上下之文章。而以表貴賤。仰其衣冠。尊其瞻視。儼若思安。定辭。潛心體究。以居對越上帝。以新區宇萬邦。方可謂中華帝道。彼皮服鬼形之恠異。蟲甲文身之殊常。掃絕斷去。可以孚中華帝道之德。故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是以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故曰顏色整齊。中心必式。是乃整齊嚴肅。則心自一。存諸中者。發於外而爲德之隅。威儀不忒。而家齊。家齊而成教於國。

夫威儀不以衣冠文章。不可以齊正體度。是以天子以天子之冠服。公卿諸侯以公卿諸侯。士儒庶亦以士儒庶。以體中華文物。爲節文制度。而夷狄夷狄。故以禽獸之文也。觀於狄人僧類。皆異樣恠形。如出鬼貌獸狀。安

得以語威儀耶。且自古爲君者。亦有迷於明心見性之教者。孰有爲國者哉。非鏡而自我觀我。以爲二我。而欲以以君治君。以民治民。以物治物。不以上下相資之術。以求上下相資之治。其所謂曰君曰臣曰民。只名位耳。安得不紊哉。

故虞舜公劉。用夏變夷。爲有天下之本。且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爲光武有天下之漸。

仁宗嘗稱曰。申子誕出東隅。夫子于中國。後乃曰。申子修身則至矣。心學則未精。蓋先生恒斥明心見性。又攻陸學于吳澄故也。

英宗曰。申子之言道。猶龍行之於雲雨也。人不可御用。先生謂丞相拜住曰。聖人性者。從心而不踰矩。自賢人以下。其心未能純乎天理。故莫可自恃。而必由學問之。思辨之。求其理之所在。惟精然後。所見不差矣。及見工誠。所謂釋虜定心之功。亦似乎吾道靜敬之妙。而致工。

樣然其拂乎格致之義。故其爲猖狂自恣而已。住曰然。吾亦見得。如申子者已矣。故屢奏以是而釋教出於彼。故不能擇其正。其衣冠異樣亦皆背馳。儒道欲更之而不得矣。

明朝聘問

明太祖高皇帝使詹同以幣聘先生。辭曰。朕自微邸。慕仰箕邦大老。如北樞斗辰。每欲耿耿承教。緣於戎事之煩。未果禮聘。恒心景敬而已。妄荷輿情。推己致此艱位。然塵穢尙不快霽。荏苒至四五載。今纔誠遣禮駟。望恕微誠。不遠涉海。開惠成物之造化。以昭天下已蔑之彝倫。以濟天下已溺之赤子。

先生就聘。高皇帝出延七十里。皇城外地名延賢館。勞曰。先生自遊元時。朕在

潛邸。素聞正重道候。今辱枉聘駟。幸甚。

帝曰。聘儒文臣。非不多矣。若非夫子。豈詳聞古今治否。惟人知進道之要。



而變其所耻。可以變化移氣質矣。

先生乃言曰。先聖先師。萬世之君師也。以詔典章規模。禮樂文物。養心踐形之實。而教化無滯。賢愚明暗之分。變化氣質之妙。盡是明天理。正人心。又言體用經籍。則爲王人之道。不以則盡是殘人之道。又論古今治否興亡之旨。又勸守成。由自垂統。誠亘惟一矣。絕其浮華。滅其釋教。以防亂眞。兆亡之源。

○癸丑冬至朝賀。詔翰林孔克表。御史中丞劉基。林溫等。註釋群經。帝排朱子經傳註。曰。宋家迂濶老儒。以傳註妄害經旨。大爲欠事。又爲諸儒未達釋註。因親製論語解二章。以命取則。克表等承詔紛紜。釋四書五經。名曰大明群經類要。是時帝惡孟子土芥寇讎之說。以謂非師法於臣子之言。欲去配享聖廟。詔有諫者。以不敬論。金吾當射殿。陛殺之。以警爲人臣者。刑部尙書錢唐。抗疏八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曰。臣爲孟子死。死有餘。

榮。帝見其誠懇而止。時先生主錢唐家。聞唐尊孟朱受箭。救唐直。匡帝說。又昭析孟子爲警萬世。朱子爲開群蒙。

帝曰。非但錢唐之誠懇。爲在渠之先輩。朕不得見申子之面。而優答。以爲老者安之。乃命太醫治唐箭瘡。而旌其敢言。不廢孟子之享。以答申子之志。

○帝曰。先生於朕。如日月之光于土。爲揚廓昭輝。乃賜大匡天下。金紫光祿大夫。丞相府丞相事。先生曰。陛下爵臣。非重儒安老之道。陛下天子而爲主於老臣。老臣儒生而爲賓於天子。此爲善養老而老者安之之道。待臣是足也。

帝笑曰。先生於元不仕。夷狄故也。本國亦不爵。朕旣聞之。此先生素志也。豈可苦志。然先生於本國。號雲月齋遺士。此非先生降夢之兆耶。事合於天中之月。本昭孔鑑。而雲霧蔽之。則月豈光哉。是濁亂之邦。道藏行滯。纔



得默容保身氣像。然今朕雖不敏。欽慕而際會相待。可謂得之。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今使予不能忘諸。更號不諉齋如何。

帝問曰。朕聞申子生妣。即先大夫之亞室。然否。對曰。然。曰。朕欲追躋升降。如何。曰。何謂。曰。君之待賢。追其先而貴之。禮也。子之報生。榮其親而尊之。孝也。予爲天子。有定躋升降之權。申子之弟。朕之藩國臣也。子則朕師之師之母。且先大夫之先室。朕欲以師母。追升先大夫之元配。以藩臣母。降殺爲次也。先生曰。不可。父之聘元母。雖後禮之正也。天理之常經。而夫子者。天之元子也。以天之元子。變革天經而升降哉。

帝撫笏歎曰。至哉。然誠若先生之言。然於本國。定爲亞配於先大夫。以妾升妻。禮經乎。其封也。府以勝郡而加於元。亦似不敢而受之。何。對曰。躋統之不可升降。天之經也。曰。元曰亞。俱曰正而齊之一品。次之一列。貴之也。以封過元。爵之而貴之。爵之人。君之經也。任也。故爲子報生者。無敢拒之。

道矣。是以無敢辭而體統之升降違經故。報生之心雖無窮不可悖理而報生也。不敢當也。是蓋本國初有是教而諫其不可。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榮親之道不可悖天違理而尊之。

帝曰至哉言乎。然乎然則爵貴人君之經。乃贈先生先大夫爵曰高麗代言直學士兼都官副大直郎申仲明。爲有明大匡輝及中原大夫申仲明元配樂浪郡夫人金氏。贈三韓國樂浪郡貞淑夫人。亞配上黨府夫人陳氏。贈三韓國上黨府淑烈大夫人。且先生所生外祖高麗上黨縣吏軍尹戶長陳聖謙。贈有明銀青光祿大夫禮部尙書。

○先生主於錢唐家。元時士人八有明是時爲丞相劉基。有讌會而請先

生。先生往焉。人以明心見性有是焉者。丞相以問先生曰。夫心一而本非二物也。其異而分爲二心之名者。如書字之變畫爲異。何者。一字與壹字。音意則自是一之一字也。及其變之也。有一字變畫之殊。分爲二一字。字

樣之異體也。

敬者無適主一之謂也。道心之德體。故朱子居敬齋箴曰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然則二字三字。如一字之字。畫體樣而道心不變之體。喻也。貳字參字。如壹字之字。畫變樣而人心翻覆之變。喻也。故及其殊感。分立異名。然後方有二心之名。如斯已矣。而到此分名界境。則如一人心之有本名。心道別名。心人據其心之分異名底。謂是二心。心田非有一邊心。又有一心。此朱子與或問答詳之。乃以笏書示。

或問於朱子曰。佛子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主於身者。而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審其言之謬矣。

或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者。何爲哉。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二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而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也。大抵聖人之學。卽本心以窮理。而順理而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可行。自然。

或又問曰。未發之前。惟當敬以持養。既發之後。又當敬以察之。然既發之情。是心之用。審察於此。未免以心觀心之病。如何。朱子曰。已發之處。以心

之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差耳。所謂物皆然。心爲甚。是也。若欲以所發之心。別求心之本體。則無此理矣。朱子語是論心分明明白。要不出此矣。

○天子將欲選學生德器肖雅者。請使受業。以爲發育成就。未幾。天子私謂宋濂曰。申子之病。在過尊孟叟。朱老范張輩。不無後弊。先生聞之。乃決意東歸。宋濂慰曰。陛下以申子。謂今之孟朱。待之甚厚。何決還意。先生笑曰。天子以孟朱子。豈謂眞孟朱子耶。每接經筵。至孟朱子語。則恒拂予言。予亦迂妄之人。

○先生臨歸。高皇設宴。謂曰。先生豈無所欲哉。先生請硯。舉筆畫山水一牒。題幅曰。樂哉志兮。動靜樞機。從容休觀。理不窮者。只在此。更振衣。跪曰。少壯幾何時。於焉髮皤。荒棄耄昏。有彼山水。歸無已。仍歌曰。天下山水廣一區兮。父母之奠。偏一隅。難忘杖屨所兮。嗟身旣老。志何志。

天子和曰山乎山乎。瞻彼惟靜。水哉水哉。逝斯惟動。靜者理乎。動者勢歟。理勢之中。惟叟而老。老者之安。惟予慷慨。

對曰物惟代序。天理春秋。天命惟道。人事惟則。行止惟春秋。春秋亦行止。天理人事。老不能違。於皇帝廷。相和者遠歟。帝悠悠而歎曰叟之志。而行而止。惟大老之志。乃治裝餞歸。賜金千鎰。帛二百匹。先生曰資也。金乎。老也。帛兮。乃拜受金百鎰。帛則盡受賜。金潞拾遺秘傳

諸子問答

先生謂成公弼曰新羅人朴文良。

訛王時八倭節死。良州人。堤上子。

世稱百結先生者

而觀其出處。一於正。見其誥君之謨。求之古人。古之善諫善疏者。罕其儔。可繼伊訓說命篇後。萬世爲人君者。當爲師法矣。余讀其辭。未嘗不起余欽敬。且究其居窮樂天。余甚悅而爲之援琴。每調其操。而不覺稱歎曰樂哉樂哉。百結之樂。樂其所樂。甚事樂哉樂哉。百結之樂。樂其所樂。甚理樂

其命也。樂是其天。羅人曰英雄豪傑。莫如金庾信。時武人烈王光明正大。莫如

金陽。時興人德王余則謂百結先生者皆兼矣。崔文憲稱道。吾亦稱道。

懼于結。君事慈悲。王師之疏。諫善。防過。刑責。嚴導也。君若警覺於天。懼而反。道則戒。

是災幸不見。為非災。更張以天福。必示君道。不自喪人災。非二言止災。水莫是。如防源而止。大治。

思澤。顧莫。淳如流。疏之源。未而。達。君道。防源者。不可。三言密。蔽末之。中。有轉木。非繩。源者。不可。密。

私棘。悅之者。皆有。惡。不伐。公而樂。自凋。君道。私悅。處。置。於。有。邪。與。正。人。間。如。斯。者。此。四。言。媚。我。心。

故而苦。柔承。逆我。順心。而己。罔公。莫忠。臣。培。有。悅。與。我。心。者。罔。莫。此。揣。賊。五。言。善。知。而。人。剛。甚。特。易。正。之。也。

人特。取言。特不。立而。過斯。不倚。而罔。己。示。云。己。邪。見。黨。不。阿。言。於。阿。朝。倚。而。逢。慚。全。務。所。悅。意。棄。逢。官。迎。而。知。

之歸。盡時。散風。俸。祿。先。葬。其。親。慕。者。治。封。而。先。置。達。先。之。祭。曰。奉。我。田。在。俸。官。祿。亦。非。我。能。致。官。以。先。極。烈。家。致。

怒貧。哀衣。樂裳。必百。結。故。琴。而。世。宣。人。之。因。謂。有。百。不。結。平。生。事。以。為。琴。人。不。屑。榮。利。常。以。琴。時。作。操。隨。上。化。喜。

豈曰。幸天。幸兮。縱去。豈人。幸兮。天。幸。樂。兮。無窮。別。顯。樂。得。兮。天。生。君。兮。天。為。樂。失。云。歲。將。暮。市。利。失。春。非。粟。其。傷。就。

富聞。貴杵。在聲。天曰。其人。來。皆。有。粟。可。拒。春。我。往。獨。也。無。何。可以。追。卒。亦。歲。何。先。傷。生。也。仰。乃。天。彈。歎。琴。曰。作。死。杵。生。聲。有。以。命。

謂慰夢世傳
確樂。

○權菊軒家有讌飲益齋李公諸賢俱會問徐貞敏。貞名弼利川人何器先

生曰王賜金酒器而不受心不役物廉也且曰奢儉關理亂臣用金器君

將用何器以辭善格而順能也王擇臣僚第宅以與之投化唐人。投化如

是附唐第歸人奏獻自己居第而自當處事以定世臣故家之失所其使子孫

不得有憾於君上格沃君心之惑而善致感悟敏也內廐馬死王欲罷主

者而引孔子不問馬之事爭之知分也欲正婚姻之禮勇闢異端雖不致

志是貞也故徐議令。貞敏官至有是廉能知分敏貞五德而陶冶家庭有

子有孫美哉太廟玉盃傳以繼奠徐公器也乃是太廟玉盃。

諸賢又曰貞敏子章威。名熙官內史孫元肅。名訥官尚書皆何器曰章威

作价契胡據禮不屈而終始不變惟直一心而感胡重邦正也諫王微行

疏斥異端明也。成宗幸西京欲微行諫入私幕而戒慎行職拒酒不進直

也。非從成宗於海州。王幸公慕欲八。公曰臣之慕。鄭又玄不以諫官越職論。

時政忤旨而迫在誅命。章威諫曰古者三代以前諫無以官。今越職以諫。

盡臣節何罪。且又玄論事甚合時政。俾君不遺殺賢臣之名。是義也。明皇

宋是中原而為可事。貴禮樂文物之為可章而遵則知也。引據殷湯事葛

之義。以小事大為言。格虜智也。契丹遣蕭遜公為西鄙王。幸西京。次安

如丹營。遜寧欲脅公。下庭拜。公據禮往。復不屈。乃升堂行禮。定東西對坐。

得伐。公曰。我乎。國。今。宋。高。天。子。麗。中。原。皇。帝。曰。我。高。麗。願。為。中。原。禮。上。國。文。物。則。皆。在。我。境。何

不事之計。且安所願而鳴。祿江內。遺禮也。上國。為大。我。盜。據。其。間。朝。聘。之。路。亦

不通。女真之故也。辭氣慷慨。遜寧知。其不可。強下。遂具以聞。其主許和罷兵。

元肅雖不得行志。然心恕雅操。比古鮮儔。推己而及人。推人而及物。仕入

中丞。憲府栢樹。先時枯死。至是復生。惠也。章威與元肅亦皆太廟籩豆次

第器。

諸賢皆曰世傳貞敏父神逸所居有中箭鹿投之乃拔其箭而醫之夢有神人告曰鹿吾子而賴君不死當令公子孫世致賢卿相云徐公三世爲賢宰相此誠陰德所致歟曰蔭德之報固有之人之爲成豈以陰德畫之大舜爲瞽瞍子而爲大舜大禹爲鯀之子而爲大禹仲弓謂犁牛之子而爲仲弓人之爲成豈以陰德自畫哉蓋爲人之父者則宜常有蔭德之心爲人之子者則宜常有修成之心矣

皆曰徐氏三世皆仁人也曰其賢也多矣焉焉稱仁仁者孔門鮮得其聞曰賢者有不仁而亦賢否曰那地所示者却仁而不能由仁居仁涵包以道德故賢而鮮仁故學仁者求仁之志不忘乎心斯得進矣

○先生曰偉哉姜侍中乎爲人清儉不累產業自少好讀涉史博獵奇畧惟正難得均施邦不富矣衣裳束貧正色立朝惟漢汲黯也班僚雖熾嫌畏以難餌及臨大事決大疑人所難及孰不謂屹然邦家之柱石乎年七

十老矣。國事已矣。謂耄辭職。几杖促行。城南別墅。嘯還樂道。軒而終。諡仁憲。自見崔文憲。推躬無猜。舍己服賢。必問必從。偉哉。使我人。不入左袵。

辛德齋

名一歲。號。困齋。

曰。世人皆以姜邯贊。謂異人。蓋亦幻術中人。申子曰。公有

將帥才畧。故或涉術數。然自不是。後世假竊伏羲神農黃帝者矣。德齋曰。何謂。曰。後世談卦論吉凶者。皆言伏羲氏。觀星象。占斗罡。說甲子。稱兵刑者。皆言黃帝氏。說農言醫者。皆言神農氏。然自做一種邪道。全悖義軒農三帝之道。而託其名。滅正義。故先儒皆言三帝曰。聖言術數者曰。邪耳。如老子尹喜申韓。行恠者流。孫吳爲將者流。又如風角之醫。許行之農。是也。德齋曰。君言如是。以姜公純乎三帝者乎。曰。豈敢謂也。諸葛武侯。其功自底術中多來做。而其行之也。正大光明。故世莫敢有議者也。

○先生謂金得培

蘭溪

曰。偉哉。我朝中世之多人。芳馨滿臭者。皆崔文憲先

生之圃中花草。

李周佐立朝四十餘年。倜儻瓌偉而多得大臣之體。爲先生之治圃守直。王可道。李端。周貢。皇甫愈。義。崔齊顏。黃周黨。劉徵弼。金元冲。朴有仁。金令器。李子訓。崔尙。閔昌壽。安民甫。金若珍。李攸績。張延祐等。皆爲松悅栢兌。蘭友。菊契矣。所以惜者。難得雨露之順調。然何傷於先生之師友間。各爲適器之材歟。偉哉。文憲先生。爲華圃主人。而有子惟善。惟吉。任圃之役。而治壤於畝。有孫思諒。思誠。掘祖衣而隨玩叢芳。吸臭餐英而飽矣。競取而篤者。亦衆矣。吾先子尙書開國公。諱弘尙紹源堂文元公。諱晟宜隱文正公。諱勁三世及崔敏庸。韓子純。金行瓊之徒。前之後之。左之右之。皆滋培潤色于圃者也。盛矣。

○先生謂安魯生。谷春曰。天下之施事。所以爲仁之道。莫不根於孝心底而達。所以爲孝之道。亦莫不根於仁理底而達。故仁爲孝之本。孝爲行仁之本。是以觀人於之事之行。事親之孝不孝可知。

謂金峙

又東鳳里子

曰仁爲孝之基而孝爲仁之紀天之生人心不外是是以

爲仁者莫不以爲孝之道所以推及也夫仁是孝之理而孝是仁之理達故也

朴尙衷

南潘

問曰蓋事之爲仁無外乎孝之所推底則夫仁孝爲理之一塊

也先生曰其體用爲一塊其本相反其理仁其德孝推以明德則天下涵包於吾慈愛一圍

時金英利鄭夢周宋明誼金得雨等侍坐與朴尙衷并起拜拱曰大哉孝之爲德其爲行仁之本若是極乎孝爲爲仁之主墟元紀天下萬事爲推仁之道路曰然孝是爲仁之綱領仁是爲事之經緯天下萬類莫不有綸緒條目孰不繫於經緯綱領

○李仁復申德隣尹澤禹玄寶李存吾等侍坐先生曰諸子誠信理知之皆請問其詳曰誠信天理之統領吾心之元紀於五行之土四時俱旺之

運其妙。是自無形之妙。而爲有形之實。無妄而運。無妄而成。本然而當然。者。皆各當其當者也。故先儒曰。信。五行之士。人不可不知所知。是恒心存省者。

○先生謂金得培曰。惟爾之門。育英爲材者多矣。吾觀鄭夢周。冰生於水。青出於藍者也。得培對曰。夢周。最是好學。年雖極少。爲小子所畏者久矣。他日。謂夢周曰。先生獎君如是。君自今負責甚重。對曰。自曉蒙從師。到此導成。皆師之所授。曰。先生經幄遠。君齡少。不得常侍承教。君今長成。不遠負笈。勉受則君器寧有限量。夢周曰。謹受教矣。

他日。夢周拜謁先生于次。問修身之所當知。全。先生曰。知者。知其性之所。有。全者。行其性之所有。知故行。行故全。然知行二者。相符該盡。然後全矣。不全。所以不知。

又問性之目。先生曰。朱子曰。天之生民。各與以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

理之在我者耳。因釋其目。乃是性之本體。胡氏兼釋爲心之體用。雲峰胡氏。番陽沈氏。皆補釋知之理。而新安陳氏。論拘氣知全之殊。詳盡。汝當更讀大學。仔細看究。以爲實知。

○朱公遷問道。心人心。何底始分爲二心。先生曰。旣曰人。則有是人。故曰人。人旣有。則人之形器自存。形之在也。理氣合焉。而不能無氣質之心。故曰人心。人心。形器之故。然道則天命之在人。爲性。率性之爲道者。是道也。夫性則理而統是理。如當行之道路。而率循之者。心也。故曰道心。

是以心。率是性之道。則道心。心感其形之私。則人心。心源素非二本。本活物。故神通不測而發。公私分者。人道殊陰。光茂拜拱立曰。小子始知天人之一。天人之分。明矣。

公遷又問道。心惟性也。而難知其性妙。故曰微也歟。曰然。曰嗟呼。難知者。妙也。微何以得悟的底。指曰。道心之微者。心與物交。形之際。其爲機幾。甚。

密故曰惟方知也。

吳沈問

同席
繼問

曰蓋爲微而爲密者何如云也曰此性既在此質既在性質

既不相離也然則性之至精之體不可見故曰微何者蓋以其有至變之用不可測而爲爲危之心氣者故理道微而其爲機幾也甚密

○鄭夢周問情之發所以異之爲理氣之所發有次第而各異之歟朱子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則氣將有爲也理乃隨有爲而有氣先理後之妙以各有爲故其所以異者歟先生曰不然是將言化生成形也將曰理將曰氣故曰氣以曰理亦亦字非各爲先後次第而又來從賦也文辭然耳夫理所然底氣所以然之

夢周曰然則理氣本一而所以化者異之歟曰旣言理氣而曰一而所以化者異之則是便有以氣認理以理認氣之味不是然蓋不曰理氣而言其妙境界便是一本而至所以化底便理氣方有分名而常配一者也何



者在太極境界無能名言者所以一言是妙境界氣而方在動是言太便可

言理氣之分目而曰理氣之生生是化曰稟曰賦夫理無無氣之發氣無無理之發故理非氣理不能發氣非理氣不能發而必理氣相配不相離以發是以便言理氣便在便言氣理便在而相須者也在人爲心之發亦然一妙故情之發其所以同所以異者惟是耳

夢周曰人之心發亦然一妙觀惟情善惡之分遠與天違伏願詳聞曰情之發也所以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然汝不究乎天者玄默而由之人者有爲而行者也故天工人其代之代之者聖人也不能代之者衆人何者蓋因所當發之之理而發也所以發之者雖是氣所以發者理全故此理都主之者而氣隨清粹之原何者是因當發之理而發者故理全而氣順義者也因所不當發之之理而發也所以發者亦雖是理所以發之者氣主故此氣都使之者而理爲乖錯於物何者是因不當發之而理發

之。故理塞而氣錯勢者也。

人氣會精之妙曰心。故曰靈臺。積糟之體曰質。故有形器而心之內性。理器之外四體。口耳鼻目而以成人之容形。是以理通形。形通理而外感內。內應外。此乃心在內而四體爲人心。事在外而性情爲事理。內外交相感應。當不當之見如此。

其精糟如是。精者以精之。則糟者安而精出溢於外。神發華矣。糟者以糟之。則精者濁而糟泥淆於內。理塞茅矣。蓋人之心矩與體段。惟在治亂。於此可知。

精如科之水。糟如科之體。淵淨之水盈科而崇。廣則涵洋溢洽而流。科之體盡清瀾水面。若以手將物。揮之而淆敗科體。激科動水則盡泥濘浪色。物者物欲也。手將者人心感應也。揮之者欲之動也。淆動科水者此性蕩錯了也。手與人心亦血氣科體亦血氣也。手將則人心之感於私也。科體

淆則人心之充於欲也。然濁浪之中有清瀾之理。故因不動淆而止。則糟滓宿霽於科體而瀾復清矣。於斯時也不復動淆。因清而已。

然則血氣之感動。只在前後私與欲所發之微。大而隨異之也。故在手將物之際。科體糟滓之感。發底氣味。方始萌。尚在細微而科水清瀾之源。活潑依舊。因惟多澄盈而恐濁。樂清察之審而止動。則清源滾々于約而進盈。清瀾洋洋于溢而平浩。不然則變清幻濁。波浪泥滓了已。是以以清瀾盈之于科。溢流者亦清。以濁瀾盈之于科。溢流者亦濁而已矣。故喻心曰方塘。夢周曰唯心之道。斯盡矣。

○歐陽玄朱懿胡翰桂彥良人元等問心性。情所以然。先生曰性。但天命之理。心理氣之合。情是心之感化。即理氣之感而爲化底端緒。性在心中。中虛是性。而涵包虛底是靈。靈底便心體。靈是心也。是心靈。故爲活物。活物故情是發。

立等。又問曰：然則此情之發，理先乎？氣先乎？曰：情之發，理氣相須，相不離而發。所以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理者，此物之所以爲妙也。德之虛也。虛故實，實故著也。是明以命實也。誠之道也。氣者，此物之所以爲成也。德之靈也。靈故化，化故體也。是神以形器也。誠之化也。此蓋天之于斯也。各定性命人之于斯也。萬化導善者也。何有理氣先後之異發乎？

金革、李蒔、宋明誼、鄭侑、金英利、李碩、李春彥、俞成福等侍坐。繼立等而問曰：是氣所以發之之理者，何由善惡之分別也？亦理氣之各殊主發見者乎？曰：氣稟之生，雖殊，理一而已。於事於物之在，相刑于人，方感應之也。因其所當發之理而發，則其所以發之之氣，不敢爲主，使役聽命於理而不能悖理。故氣之流應清粹，理全而氣順，配成德者，所以和也。然則其所以發之者，雖是氣，然發見專理之，然而氣隨成其然而已者，故所以成于斯事物也。氣不露勢，所見全理也。不因所當發之理而發，則發者雖是亦理。

然所以發之之氣爲主。都使理而理不成。全德反聽命使役於氣而不能勝氣。故理之發見。否塞氣熾而理錯。不成德也。所以乖也。然則其所以發者。雖是理。然發見專氣之然。而理乘倚其然而已者。故所以成于斯事物也。理不著妙。所見專氣也。

然惟汝之問。快在分別善惡。吾對以快在分別善惡。故如此言爾。有人於

此。如莽操輩者。是己其初懷篡心。挾天子。役理以令諸侯。主氣以欺天下之耳。

目者也。故善則謂理發。也主故氣隨然也。然者理當也。惡則謂氣發。也主故理

寄然也。然者氣勢也。第觀主見者而究之。可易識分別殊發。

○鄭夢周問曰。舜之言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者。蓋以有爲危之心氣者。謂歟。先生曰。實底則雖涵包觀之可矣。然辭意則亦有進此又一步而甚焉者矣。曰何謂也。曰予之所言。有當其交感幾兆之機際底也。夫大禹時與大堯時。淳巧惟異。移變世人心。隨器各質。而習與相遠。漸蔓而成衆。似

下以俗而意用沈然去者。或有如此。故言又加於堯之言矣。夢周曰唯。

牧隱李穡問圃隱曰未曉吾子之唯。圃隱曰當時蓋非舜之自己論心。亦非謂禹己之論心。泛論衆人之心用底也。然則非論心體爲用之機也。論其心之機用之通也。是以卽不只曰微。只曰危。曰惟微。曰惟危。則二惟字。自是方則意而於吾音則之謂也。於則音惟然則心之發爲情也。道心方則微。人心方則危也。蓋泛言其所發而先生之言則機漸際。大舜之言則機漸後。

吾聞諸師際道心之發於氣質之局。至精之體極爲精微。如火始燃之妙。如泉始達之妙。難見而不可得界境。未易充廣。故曰微。及其已發於氣質之局。則雖以原其通也。如火始燃。泉始達。爲微妙難見而不可易得充廣。故曰惟微。際人心之發。至變之氣極爲變才之機。爲至變之用而不可測者。有如銛鋒悍馬之氣。未易制御焉。故曰危。及其已發。如銛鋒悍馬之勢。

未可得以制御。故曰惟危。故吾謂惟者。方則之謂也。危者。不安之謂而不
一者也。蓋當時大舜之言。起此而止此者。將告以治心之大方。而指其可
憂可戒底切至者耳。後之學者。欲分明識此。以就程。當就交感相分之際。
幾機。究其微危之爲密。難言然後。可以識得分界就程。

林始巢。

亦受學
圃隱門

問於圃隱曰。舜以天下傳於禹。不可不申重。故戒其治心。

加勉之言。而不諉老先生。以謂世人之心。隨器各質。習與相遠。漸蔓沈俗。
故言加於堯。何哉。圃隱曰。然。以天下之人。屬禹。則以天下之心。豈不申
重而屬之哉。當初舜與禹。及臯。夔。益。稷。契之徒。同事大堯。而俱以此心。已
爲著顯。及舜爲天子。豈疑已達此心者之徒哉。且及禪禹。特發於此心。道
統之班中。豈不足禹之斯心之道耶。蓋傳天位以屬天下之人。不可不有
申重所傳之言。惟君之心。道躬行。惟民之則。然則惟民之心。卽君之心。子
而惟民天下之心。皆繫於禹。故舜不得不以君人率物治齊天下心之大。

方丁寧告戒於禹。一層轉加於堯之言。益切中時之申重。而以示詳盡。昭諭于相傳之席。如是耳。然文體辭意。則爾言亦惟是爾。學者亦不可不涵。包余言。沈潛玩究。味其不露底無窮之意者。可也。夫大聖人。不有自恃。而以謙爲德。爾以其有人之加戒。勉勵爲理職之樂。故大舜爲君。臣下亦有告戒之謨。禹湯武之爲君。總然。况君之禪臣。以屬天下之大事乎。然則從文辭意。徧看堯戒舜。舜戒禹者。亦不是非矣。此亦老先生訓人之旨。

○閔頤問德。亦有不善之德乎。若曰。氣都主使之理。不得全德。然則雖不爲全德。亦不爲一事分端之德乎。先生曰。理雖晦塞不見。然所以爲隱微界際。亦惟有微見底理。是理全無。亡無之理故也。故或有時而發見微妙之理者。且見示爲錯氣著露之惡。然此亦所以爲其有理妙之德故也。然雖爲氣之使役。錯義以成事物之惡體。所以見其分明殊別。而有其爲善之理。見其爲惡之事者。都爲有是理之德者。然矣。曰。然則惡之所以示爲



惡者亦有是理於那裡以然哉。曰然。蓋無是理。何以知其爲惡也。曰。旨哉。言乎。此大體蓋如是。而願聞益乎。妙其然。

曰。夫理命之妙而已。氣化之運者也。化運之化。千變萬幻於升降之際。精錯不測。然言天則升降之運。厚薄偏全。清濁粹駁者。均斯乎。生生之德。故人則人之物。則物之。蓋命是人物者。大抵是均以天也。在人則與普覆一形。天不同而海四方之內外。人人異器各形。不知幾億兆狀。而皆受氣之異稟各質者也。賢愚肖不肖之質。不同。知覺通塞之難易。遲速爲不爲者。亦千萬而不一矣。然所以同者。一以是爲形人之氣。既同而理雖在偏全。清濁不齊之氣局。然理與其既爲人之氣。一爲同人則爲人之理氣。已得全矣。故雖下愚。無不可以矯氣質。矯氣質者。氣夫爲運化之靈妙。而能有爲故也。是以愚也。惡也。習與成性而遠于極也。是都不能矯氣質而然矣。然則惡之中。豈無是理之隱微底。然既有是理。則豈無爲善之妙哉。

朱公遷。鄭夢周聞之。相顧嘆曰。程子道明曰。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

性也。人固未識得分明。致疑於其間者多矣。若看先生此言。則人雖迷蔑

之至。豈不明識其然哉。姚連唐仲實元宋因李邱等曰。先生之言。無惡謂

性。則程子之言。豈此耶。鄭夢周曰。程子曰。生之謂性。不是耶。朱公遷曰。性

則卽氣。氣則卽性。生之謂也。生之氣稟。理有善惡。而不是性中。元有兩物。

相對而生也。理氣元不相離而致然也。鄭子之言。明矣。李穡曰。達可。橫說

豎說。無非當理。今乃可知矣。先生曰。古之人有告諸往而知來者矣。此之

謂也。

○李穡問曰。理與德。似有本源支流之異味。然先生曰。理者。德之妙本。德者。理之成名。是夫理妙而以德。故可以指言理。可以名言德。是便說本。便曰。體。豈可判分源流異趣味乎。穡曰。然則理蓋妙之名言。德蓋妙成名之體。虛則理。實則德。曰。然。方言理則理。而理則特是德。若不云理已也。蓋云



理。理名方成。理名方成。便是這體名也。蓋虛而實。

○先生與仲季

子休。默子。講。无。悶。子。君。平。省。齋。謂。

共坐。謂曰。人心道心。從知覺而始殊。但當

學者。及其知覺。每事相感時。不可不更儀莊束湧敬而運意。惟精而察究。以係其靜而成其涵養。

休默子曰。察究何以而知其人心發底。道心發底。境界覺得分明。的指爲二心之異名。分立而方得擇中。舍異就真。曰知覺爲此心感應思諒之實。而從形氣四體之私。以爲知覺則却是人心。人心既是然於形氣之私而私。故危。夫人既有盛此心之耳目口鼻四者。則在茲四者。本與物相形之器也。然則人之有形者。所以既有物我相形之形心。然此心從道理之公。而知覺則是心。不微而爲道心。何者。心之知覺道體正者爲主。而是形耳。目四體之職。聽命于此而已。既如是則不危而安安。故雖既有形氣之相。形而感應遂通者。當然一於道理之正而一而已。而著者不攝人心之名。

其工惟是精一。精一是省察精究而誠敬惟一者也。蓋是人既生矣。是形既質則是心是性。既有之。是既有之。則本然至善之理。既是心之內德也。性之然也。是人既具是理於心也。是器之形。既局斯心之質而自在則耳目四體之具是矣。此四者具則四者之相形。是性心統是人備具之所有。百體而活潑者也。無他焉。一而已。及其感應時。知覺之發。異之。故君子忠曲而欲自盡其心。精察而誠一。惟敬工於克己。是蓋理無爲而氣有爲。理是性而純然無不善。氣是質而周流成器者不齊。以人所稟之氣。從發是理則知覺惟原而已。以不齊之質之氣。變幻而錯理則知覺惟私者矣。性既賦矣。以人所稟之氣。有原於性命之正者。形既在矣。以不齊質之氣。有生於耳目四體之欲者。知覺所異也。故君子之進德。全於克己。小人悖之。從己而下愚。

允矣哉。有是性也。知覺以順理而理順。則謂之本然公平而屬之道。心哀

乎哉。有是形也。知覺以迷形而形惑。則謂心之本危。變橫私而屬之人心。

然則心本一而已。而惟由養之敬不敬如何耳。敬則誠也。於此誠不誠。養涵

與不涵謂

有操存放舍之訓。而因其發情之攸屬。判歸為二心。人道之名。明

矣。

仲季并起拜拱曰。唯哉唯哉。言之旨乎。所賜是極。所受寧不極。心之道無

餘所述。

○忠肅後元四年乙亥。元統二年四月。臺官申君平。特動以不署而告身。見

罷歸。先生曰。吾季。真古之臺官。被讒罷而無悶。真無悶乎哉。不見知而無

悶。真無悶乎哉。臨事抗節。閔忠順。宗儒金持平。開物名之特挺不撓焉。慕古

不俗。怡然退適。李經筵。晟崔拙翁。遜之不怨不尤焉。特挺不撓而與儔。不

怨不尤而同旋。無悶哉。真吾季之無悶乎哉。公號無悶。以此

掌令朴元桂等。見申公之罷。皆署。先生曰。元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

之奸凶而小贊成。姜融。本拜相。曹奴。諂巧。得為官。至是以風水僉議。政丞。蔡河中。錫。梁載等。

官得百進。與同色。目之人。覺寵任。日甚。臺官。申君。平皆不署。點注。時廷爭。告身。故得。

坐子罷。見重歸。於朝。忠野。官惜之。未久。翌日。倭掌。幸所。朴元。讒。杖流。絕島。公雖。遭司。困蹶。怡然。以開。處。及。

開放。還。以詩。酒令。自娛。事。十五。年。無復。仕進。意。王錫。見寵。新於。王政。時為。忠肅。朝。官拜。

擊鬻。開獄。物。三。擅。釋。妻。張。甥。世。張。奪。復。人。與。同。馬。僚。司。憲。捕。繫。之。王。闕。既。先。罪。三。錫。從。言。故。怒。達。以。事。杖。

卿等。於是。出。宜。司。憲。事。閉。門。物。不。竟。視。移。事。王。遣。出。臣。諭。人。咸。物。惜。等。其。去。待。開。德。陵。為。事。人。剛。正。治。與。三。錫。交。罪。

明一。識。以。信。故。詩。優。文。字。畫。俱。有。於。宗。族。不。病。妄。交。於。遊。不。事。干。宗。謁。公。退。杜。玄。門。謝。天。資。灑。掃。重。

仕庭。進。字。淨。究。如。墳。籍。若。漢。將。功。終。督。身。至。耳。順。拜。左。輔。思。棄。官。歸。田。官。屢。皆。弱。不。冠。久。登。第。不。開。

高退。為。人。質。素。無。華。自。資。師。友。超。然。不。自。釋。卷。不。時。惑。異。端。不。經。筍。俗。習。崔。拙。翁。合。古。壘。人。才。不。喜。志。

故伺。卒。傲。物。不。流。特。志。隱。敢。言。異。已。者。不。悅。排。之。

○李仁任問曰我國列朝孰最賢先生不答又問之且若不聞

他日又問之先生曰居其鄉論其大夫猶謂之不可况居是邦論其國君

賢否乎。若曰某王某君。賢則不言。底君否也。如言其賢否。是子以議父母之善惡也。汝驅爲亂臣賊子耶。仁任懼曰。小子之問。安敢斯也。子思子。亞聖而猶有君之國事。將曰非矣之議。子孟子。又亞聖而亦有望之不似人君之語。曰子思孟子。皆其君之臣事者乎。於衛於梁。爲賓師而不爲臣僕。則何所不言。且意者。當時子思退謂廷臣而欲致啓沃者也。孟子尊以賓師。道旣不合而將去。故論梁君之威儀如常人者爾。我世世食祿于是邦。爲臣士之大任而安有敢語哉。夫賓師之道。以嚴正爲義。臣士之道。以忠告爲義。

仁任曰。然則汲黯之於漢。臣事而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蓋此等人。皆當先生之責也。曰豈是也。面爭于廷。退而私語。皆異也。國君爲非而臣子不能面爭。安以食祿在位。是木心之蠹也。甚於起鋒賊臣。面爭雖過激。輕其祿位。重其分職。太切於閑邪耻否之勸。是直臣也。孟子所謂吾君不

能謂之賊者。是不面爭而退有私語者。是而盖與只貪尸祿之榮。逢惡順志者。所謂賊其君。一端而皆木心之蠢蠢也。

夫言之言者。志之發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心之所之。志之所發。豈異之而矯之。故以善者爲非。則吾之心險隘而惡也。以非者爲善。則吾之心佞諛而諂也。惡與諂。人豈爲之。故凶人樂而如恐不及。君子惡而畫一不爲。

○鄭道傳謂權近曰。伊尹五往桀而佐湯。放桀。孟子稱其先覺。而謂之任時之聖。箕子微子皆受封於周。孔子稱其殷之三仁。與比干同舉。皆能善於推移。先生聞之。嘆曰。麗將移祚也。此人必爲主畫矣。

後值先生生辰。諸子往謁。先生曰。漢書地理誌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民以禮義。田蠶織。馬遷史記。武王封箕子于朝鮮。且微子受封。故詩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諸君知之否。鄭夢周對曰。地理誌說語順辭直。武王不得封箕子。是明而馬遷於史。只主辭華文章者爾。放誕無忌。自書自見。

元來多也。不足取據。此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者矣。微子之事。大義重在存宗祀。而身則可委於所棄而輕也。

李穡曰。孔子曰。知之謂知之。不知謂不知。是知也。馬遷也。即以不知無憚。而強自爲知。於堯舜世係。已是謬妄。元不可取信者。而於武王之封箕子。尤的是謬妄。微子事達。可言是也。

伯清

先生

曰。馬遷於李陵左袒訟冤。大義已無可據者也。若當易世推可

究矣。

李仁任。崔瑩。禹玄寶。皆曰。以箕子爲受封。而信馬遷者。一言蔽之曰。非篡徒則鱗翼云云。而如諸子之講議者。不滿三十人。默不語者。五十餘人。如鄭道傳。尹紹宗輩。二十餘人。變色而互相顧視而已。先生曰。噫。諸子言皆切當也。相顧而不可否者。心力豈無所擇進也。爲諸君嘆之。

噫。夏桀逆天紀。悖人維。自絕配命。箕微之徒。無一仁立朝。同惡相濟。而爲

虐獨夫于天下而伊尹五往焉。桀惟不反伊也。豈以助桀耶。湯乃奉天討。吊民喪尹也。豈以不佐耶。

照應傳之說

司馬溫公於昭烈生乎屢百載之下。未詳族屬之踈近而無究堂堂胄室。故帝統歸魏者。非謂魏以正也。歸之閔則如以秦之夷狄歸係周而謂閔。以示天道之大變也。若未知昭烈爲漢胄則亦司馬公下閔之一道也。

嘗尹紹宗有以溫公以魏爲統爲是之故也

後人或謂伊尹事

桀放桀而孟子稱之任聖。以司馬公之賢。拏篡賊之曹。以承大漢之統。爲

藉而反掩旨指之自有主。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吾

於或者亦無司馬公之志見而藉言者。且云爾。因誦王安石詩。王莽下士

時之句曰終爲篡者莫不于始也。挾天子竊正名。無古今莽操輩是爾。

日夕衆皆謝歸而夢周。玄寶等侍宿。先生竟夕不悅。玄寶等曰先生何有

不豫焉。曰今日之座相顧中有懷掃人之刃。危哉。夫夫生死之間。吾恐其

無所矣。

他日宋克己金濟金革李碩崔元凱申德隣金澍卓慎具榮儉林鳳金仲滂洪寅等問曰日者與諸子論箕子以武王未封爲斷這時不言者皆歸有辭曰箕微皆同道之人而微子受封箕子不受封甚乖古史云願詳教以破後有復惑者先生曰然唯爾諸子之問此達可詳言而諸子皆曉也彼豈不知殷之將亡箕子與微子比干各言其志謂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者皆自靖之辭而微子厥作裸將常服黼哱黼哱乃殷之章而非周色尙文之製且特曰殷士者以示不爲臣而爲賓也受封者武王以殷之宗祀存于宋地之區使微子奉其祀而歸之曰封微子安有敢辭若微子奉殷祀而歸宋則箕子一陳洪範以明夏禹之道於天下後世而因避周海內之地域去之于海島中朝鮮朝鮮豈在武王之初爲服屬於中國而武王封之耶此馬遷史記微子世家曰武王封箕子于朝鮮明是謬妄之極也且遷史的實則漢之他儒著地理誌特書去之朝鮮耶此蓋箕子去中

國而之朝鮮。教民以禮義。則朝鮮人民共戴爲君。如秦伯之於荆蠻。遂君其地之類也。後人不有辨之者。以朝鮮爲海島他區之域故矣。

嗟呼。諸子若或有迷旨者。而欲爲之破惑。惟在昭乎天則之嚴分矣。何者。無一仁人在朝而盡去之。助之者。以桀相桀而助之爲虐者。是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此貌共而心反之也。雖曰有是億萬。便這無一人者也。所謂獨夫者。是而獨夫。則天下共公而討之。故湯武只是爲天下之共公也。若曰天下不堪其虐。臣下佞諛悅辭而心倍。然若一仁人在位而不去之。則是天下不反矣。天命不絕也。是以如有以一箇正仁者之不去。而有圖其國者。非逆篡之賊。而何。故篡與不篡。間不容一毫之末矣。嗟呼。諸子若有迷旨者。而欲爲破其惑。將以此甚詳明言之也。

○休默无悶。省齋適有讌。飲來賓。時。老先。生。在。元。故。未。俱。簡齋先生與退憂翼之。休。默。

子。長。慎歸彝。休。默。子。第。二。子。弗尤晏。休。默。子。第。三。子。尤齋瑋。无。悶。子。第。二。子。歸來璩。无。悶。子。第。三。子。諸從

昆季俱省侍讌。使諸子姪講。從子浩尤齋命子講子羔之不徑不竇。而有

號安齋命子

人戲浩。簡齋曰。家君嘗言。朱子曰。不徑不竇。安平時可也。若有盜賊患難。如何守此。以殘其軀。觀聖人微服過宋。可見此朱子因藉以諷世泛論。非謂子羔事。吾從姪浩言。子羔處其君臣之急難。死不可去矣。當其父子之悖常則義當可去矣。必子羔之心。執處兩端。有此處事云者。豈不當理乎。圃隱鄭夢周曰。人若爲君子。必須識此義理。

門人金得雨歸。謂其子革。孫三近曰。今日申浩之講。某人譏之。先生簡齋以

老先生說正之。三近問之。答曰。子羔處衛。當父子忽地之難。以倫常大變。已無可救。則可以去之。處君臣當頭之難。則可以死則死矣。雖值乖理倫常。切爲君子之耻。然由徑由竇。苟免君臣之禍。亦傷義理。故不爲也。與聖人過宋。其勢不同。而處亦不同。其就一也。見曾子子思居衛居齊。事勢雖不同。而義理同者。賓師臣子之分。不同故也。同者。理之然也。君子處難。不

可不詳知。朱子之言。後世君子。執此而從。子莫之執中。故爾。故由徑由竇。微服保身事。類皆出於君子迫不得已。而當順理中權。不敗經。然後爲之。爾不然。皆自欺心。掩天理。敗常亂盜者流也。三近曰。時隱時顯。行藏亦然。謝世出世。去就皆然乎。曰。吾聞之師。行藏去就。以時中節。得全賦性之正。而出乎素心之本然。三近曰。敬受教矣。銘佩于心。

後三近號
謝由此

校
刪
華海師全卷之二

昭和十年二月十五日 印刷

昭和十年二月二十日 發行

京城府八判洞一三四番地

著者兼 發行 者 李 憲 植

京城府公平洞五五番地

印刷者 朴 仁 煥

京城府公平洞五五番地

印刷所 大東印刷所

忠清南道論山郡陽村面居士里二六六番地

發行所 金 永 淳 家

版權 所有

